

春秋左氏傳補注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春秋左氏傳補注

(二)

沈欽韓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五

文公。

年十一

【傳】皇父之二子死焉。賈服並云三子皆死。獨存祁班。鄭衆以爲穀甥。牛父二

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從軍爲狄所殺。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令皆死。誰殺緣斯。按馬說也。若金與

驂乘俱死。則傳文當云皇父與二子死。不當云皇父之二子也。傳不言三人賞者。主記祁班事耳。

齊襄公之二年。陸粲曰。史記晉世家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

十二諸侯年表同。此傳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之誤。

年十二。【經】邾伯來奔。杜預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敞曰。此邾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卽謂之邾

伯。而春秋又沒其專士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邾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卽位。而不

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卽位。則真邾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按左氏

明言非禮。則可知是太子。若踰年卽位。以吉禮逆之。安得謂之非禮乎。春秋書爵者。就魯本意。欲反之其

國耳。

【傳】襄仲辭玉。杜預云。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按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注云。圭贄之重者

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杜未見禮經。故爲臆說。趙汭補注云。傳錄賓主辭令。以



見秦人之進于禮。

厚賄之。鄭注聘禮記引此事云。此謂重賄反幣者也。

范無恤御戎。按此晉君不出而亦有御戎者。明是爲中軍之御。七年之步招戎津。亦是中軍之御與右耳。

若使輕者肆焉。大正皇矣箋云。肆犯突也。

裹糧坐甲。言被甲而坐。不時脫也。疏言未戰且坐之于地。非。

獲一卿矣。以趙穿爲公壻。其貴重如卿。故以見獲爲憂。趙穿此時非卿。

交綏。李衛公問對。綏者御轡之索也。按衝車纜相接。謂之交綏。曲禮疏云。綏登車索。詩云。淑旂綏章。箋

云。綏所引以登車也。

^{十三}年。【傳】能賤而有恥。服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按後漢書馬援傳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

繞朝贈之以策。服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按魯語。臧文仲聞柳下季之言。使書之以爲三策。章昭注曰。

策簡書三策。三卿卿一通。

^欽韓

謂三策古誥誡之辭。荀子大略。天子卽位。上卿授一策。中卿授二策。下卿授

三策。此繞朝所贈。卽下文二語。戒厲之辭。秦人不察。以爲繞朝輸情于士會。故被戮。韓非說疑篇。繞朝之

言當矣。而爲戮于秦。

其處者爲劉氏。劉炫疑此句。爲漢時說左氏者插注。以證漢劉氏爲堯後。據襄二十四年疏云。炫于處

秦爲劉謂非丘明之筆。知此疏乃襲劉氏之舊。按元和姓纂。士會之後。用本家于魏。又徙豐沛。至豐沛公生熂。字執嘉。生漢高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于秦。自爲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于魏。遂爲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豐公。生熂。字執嘉。其譜系如此。蓋此句乃錯簡。當在襄公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在周爲唐杜氏下。必非漢時經師所敢僞造也。說詳後漢書疏證。

文子賦四月。杜預注。與詩疏引王肅義同。按王制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國闕一時祭。

^{十四}年。【經】公孫敖卒于齊。張洽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齊人執子叔姬。上云。齊人執單伯。是敢于執王使也。此言齊人執子叔姬。又敢于執君母矣。然此兩人不可云及。故別書齊人。程氏謂均罪齊國之人。鑿矣。

【傳】有星孛于北斗。杜預云。孛。彗也。非也。晏子諫篇。公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何暇在彗。彗又將見矣。則是孛與彗非一也。晉書天文志。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宋史天文志。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主大亂。主大兵災。甚于彗。漢五行志。劉歆以爲北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告喪請葬。杜預云：請以卿禮葬。按此請歸葬于魯。下傳飾棺至堂阜，知惟請歸葬，尚不及望卿禮也。

夫已氏，已讀如彼其之子之其，揚之水箋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夫已氏，猶云夫夫。

^{十五}年。【經】單伯至自齊。單伯之使齊，以魯請于王，而受王命以行，使而被執，則魯所矜，故其歸。春秋書

之以釋魯志，不言歸京師，從可知也。且魯爲齊還所經，必有主人之禮，以謝屈辱，故云至自齊。從魯之文，

宋人之說春秋，皆咻然以爲魯大夫，不信左氏之實錄，而竊取公穀誣罔之說，此真憾事也。

伐蔡，戊申入蔡。穀梁疏：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卽入，故兩舉之也。莊二十八年伐戰兩舉者，初伐其境內，

戰在國都，故亦兩舉之也。

【傳】其官皆從之。謂上介與衆介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

如之。注：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宋是上公，則此從介，當有七人也。

春秋之聘問，多不能備周公太平之制，故舉其備禮爲貴，非有所褒也。

請承命于亞旅。亞旅，次大夫及賓羣士也。

諸侯五年再相朝。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

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

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王制疏云：如鄭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

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

諸侯是再相朝也。沈文阿以此及昭十三年傳皆爲朝牧伯之法。按傳通論相朝之事。故云古制。非專指朝晉。沈氏之言是也。

惠叔猶毀以爲請。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猶毀者。未行卒哭變除之禮。杜預不知而妄說。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雜記朝夕哭不帷。鄭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肆也。檀弓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志。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或亦避嫌。表夫之遠色也。然帷堂帷殯其事惟一。而聲已敬姜。則爲二人。當緣穆伯之諡同。相傳者異耳。

帥兄弟以哭之。喪服傳小功以下爲兄弟。士喪禮始死。親者在室。衆兄弟堂下北面。注衆兄弟小功以下。又旣殯後。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疏云。大功容有同門同財。故喪服以小功以下爲兄弟。按襄仲與穆伯爲從父昆弟。旣殯。則哭位並在堂下也。

^{十六}【傳】至于君祖母。喪服適母爲君母。則君祖母是適祖母之稱。杜預謂諸侯祖母之稱。非也。

使帥甸攻而殺之。周禮甸師之官。其徒三百人。文王世子公族有罪。罄于甸人。帥甸卽此官也。

^{十七}【傳】以戴陳事。方言戴備也。又解也。廣正釋詁同。郭璞注方言云。戴亦訓敕。蓋本賈服之訓也。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淮南說林。與此語同。高誘注。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

鹿死不擇音。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顧炎武曰。莊子獸死

不擇音。郭象解義同。當從服說。

鋌而走險。鋌讀如挺重囚之挺。漢書劉屈氂傳。挺身逃。師古曰。挺。引也。

六月壬申朝于齊。長麻云。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癸丑朔壬申。則六月二十日。

豈其罪也。此追引鄭事。齊桓之時。鄭固從齊。而亦間成于楚。所以然者。介于兩大也。以救急也。齊于爾

時。未嘗見罪。晉胡爲苛求乎。

趙穿公墾池爲質焉。韓非亡徵篇。公墾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此公墾之證。

^{十八}年。【經】公薨于臺下。臺下非寢疾之所。卒然而斃。或升高而隕。俱未可知。穀梁曰。臺下非正也。

子卒。未踰年。故不稱君。既葬。故稱子。不名。范甯曰。諸侯在喪。既葬之稱。

【傳】惠伯令龜。令龜。卽命龜也。周禮大卜大祭祀。眡高命龜。士喪禮。宗人卽席西面坐。命龜。按卜法有

六事。陳龜也。貞龜也。泄卜也。命龜也。眡高也。作龜也。其卜立君。卜大封。事更大于祭祀。則小宗伯命龜。故

小宗伯職。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也。小宗伯尊于太卜。此惠伯命龜

亦因事以卿命之。賈疏云。以大貞事大故。太卜身爲勞事。則大宗伯臨卜。其餘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爲之。

小事。則太卜泄卜。卜師命龜也。

歸舍爵而行。告奠於廟而去也。定八年傳。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與此同。杜預謂飲酒訖者。鄙

辭也。

仲殺惡及視。杜預云。視不書賤之。按方言。子卒不可云殺視。顧炎武曰。亦諱之耳。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說文。藺糞也。韻會云。通作矢。莊子人間世。夫愛馬者。以筐盛矢。音義。矢或作尿。後漢書獨行傳。戴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注。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

在九刑不忘。周書嘗麥解。太史筴刑書九篇。昭六年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醜類惡物。釋草注。醜類也。言比類惡事。杜預以醜爲惡。則此語不屬。

渾敦。玉篇作侁侁。

饕餮。高誘淮南注。一作叨鈔。

宣公。

元年【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服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

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公穀傳。與服說同。並是苛求。孔氏佐杜。橫指爲闕文。非也。文四年。經傳皆稱婦姜。而無氏。可知婦姜是魯史常稱。猶王姬不稱王姬氏也。杜預于文四年。略無所說。此獨指爲缺。殆是自尋方便耳。

【傳】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按此非傳意也。春秋時。習見篡弑之禍。敵國以上。莫不棄已死之舊交。而貪建樹之私恩。于是覬覦之徒。以爲與于會盟。已結鄰援。國人亦斂怨降心。莫可誰何。此鄰國之罪也。與之會盟者。有罪矣。篡竊之君。豈謂罪惡便可除乎。時無討惡之人。儼然目之。

曰公曰侯。則經亦不能不書之曰。公與侯也。非獨經多微辭也。左氏身爲魯史。記魯之事。亦不能不隱情以避禍。如宣公此事。豈教人爲惡。而開以避罪之方哉。其深痛而概責之可見矣。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討也。緩。遂令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權辭。使成義例。其蔑經而誣傳也多矣。

年二【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司馬法定爵篇。在軍廣以武。亦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

文馬百駟。文馬。說文引作馮馬。云畫馬也。按周本紀。求驪戎之文馬。尙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者。若是借畫爲文。則不須遠求。惟此傳百駟。乃是畫者。所謂朱其尾鬣。子之馬然也。按此爲叔牂語。非馬也。其人也。爲華元答語。當如鄭衆說。

華元爲植。按鄭司農大司馬職。注云。植爲部曲將吏。引此傳。後鄭云。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當從後鄭。于思于思。小正瓠葉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思與斯聲同。故賈逵以爲白頭貌。又說卦。巽爲宣髮。虞翻曰。爲白故宣髮。宣鮮聲同。故宣亦爲白。于曰也。曰思曰思。不必指其頭髮白。澤門之哲。有類于此。

棄甲則那。那如何也。宋書劉敬宣傳。平桓玄之後。令我那驃騎何。與此義同。

三進及溜。溜卽雷。有門內之雷。燕禮賓所執脯。腸鍾人于門內雷。是也。有階間之雷。鄉飲酒。記磬階間縮雷。是也。此及溜及階間之溜也。三進者。按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八門右。北面東上。此一進也。公降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二進也。始也八門。繼而當庭。及至升。

階當霽。則三進矣。管子中匡。管仲反。八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云云。此三進之證也。

觸槐而死。晉語作觸庭之槐而死。韋昭曰。庭外朝之庭也。杜預云。趙盾庭樹。顧炎武曰。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按此家衢之樹也。周語。列樹以表道。

過三爵。非禮也。小正箋。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玉藻。君若賜之爵。三爵而油。油以退。疏卽引此傳。按此謂三爵禮成。則可退。彌明應急之辭。非所論于說屢無算爵也。惜也。越竟乃免。言倉皇出奔他國。義不再反。乃可逃弑君之名。

又宦其餘子。餘子卽國子之倅。諸子掌之。其民在鄉爲義卒。在遂爲餘夫也。書傳略說。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餘子之稱。猶沿于後世。呂覽報更篇。張儀魏氏之餘子也。又離俗覽。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說苑立卽篇。佛肸用中牟叛。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皆謂支子也。高誘注。大夫庶子爲餘。

君姬氏之愛子也。君姬氏猶言君母氏。自妾言之。謂之女君。自妾子言之。謂之君母。趙盾雖爲嫡子。猶以姬氏爲君母。

趙盾爲旄車之族。詩箋云。公路主君之輓車。庶子爲之。疏引服虔云。輓車戎車之倅。仲屏季以其故族。杜預云。以其故官屬與屏季。按傳言族。不言官屬。故族謂趙夙以來之族屬也。大宗

有收族之誼。故統率之。非謂趙盾室內之事。自爲中軍帥。亦自爲小宗。何能以室老貴臣。益屏季乎。

三【傳】昔夏之方有德也。墨子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使翁難乙卜于

日。若之龜。北通曰。若屬。兆之由曰。九鼎既成。遷于三國。金履祥通鑑前編云。諸家多謂禹鑄九鼎。觀方有德之

辭。似非指禹。當從墨子之說。

鑄鼎象物。今山海經所說形狀物色。殆鼎之所象也。呂氏先識覽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

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又慎勢篇。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又雜謂篇。周鼎著倕而斲其指。先王有以見大

巧之不可爲也。淮南子本經。道應篇。並著其事。又適威篇。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又達鬱篇。周

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所謂周鼎。卽夏鼎也。觀其大略。則禹之鑄鼎。非獨燭照神姦。亦以炯垂法

戒。

不逢不若。惠注云。當作禁禦不若。

姑吉人也。據吉人之字。當爲佶。

刈蘭而卒。或有人誤刈蘭。因而穆公死。又一義。穆公欲試已之生死。因刈蘭而果卒。

四【傳】欲殺子公。韓非難四。明君不懸怒。有怒不卽施行。謂之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

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龜之羹。鄭君怒而不卽誅。故子公殺君。

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漢書王莽傳。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

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鬪般爲令尹。般爲令尹。當繼子孔之後。傳言子文卒者。敍次相連及之。

著於丁寧。晉語。戰以錡于丁寧。敍其民也。注。丁寧者。謂鉦也。

以貫笠轂。服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亦以禦矢。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

按服氏後說是也。吳子圖國篇。革車奄戶。縵輪籠轂。蓋兵車皆長轂。故須籠轂。防擊觸。杜預謂以笠爲蓋。然矢已沃舟。豈能上激貫。蓋不通事理。

楚人謂乳轂。漢書敍傳作轂。如淳注。轂音構。牛羊乳汁曰轂。

謂虎於菟。方言。虎或謂之於菟。注云。今江南山夷呼虎爲菟。晉狗寶。

年【傳】反馬也。易歸妹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虞翻注。反馬歸也。詩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云。

將送也。疏。鄭箴膏肓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又士昏禮注云。士妻

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疏云。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車。

也。大夫以上。至天子。有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反馬壻之義。高固。秋月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

行。故行反馬禮也。

年【傳】以盈其實。韓非子說林。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子姑待

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杜預云。貫。猶習也。劉炫規云。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按說文。貫。錢貫。

之貫从母貝。一切經音義蒼頡云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今滿貫之稱。雅俗通行。杜謬灼然。而疏曲爲庇護。是何心也。

殯戎殷。鄭中庸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杜預以殯爲盡非也。釋詁殯死也。釋名殯翳也。就隱翳也。武王豈盡殷之類者哉。

王子伯廖曰。王子似是周人。非鄭大夫。鄭無王子也。

年八【經】猶釋。頌絲衣箋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釋。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郊特牲釋之於

庫門內。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釋又于其堂。此謂明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

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疏云祊是求神之名。釋是接尸之稱。又下索祭祀于祊。疏云凡祊有二

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是也。二是釋祭之時。設饌于廟

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有司徹疏云。大夫僨尸。同用正祭之牲。天子諸侯禮大。別日又別牲。故牛人云。掌牛

求牛。鄭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也。按絲衣云。自羊徂牛。則天子諸侯釋祭。又新殺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元志杜預以甲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

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爲七。

年九【傳】皆衷其相服。相服中帶之類。相與釋通。詩無衣箋。釋褻衣。近污垢。釋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

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方言汗襦。自關而西。或謂之襪。注亦呼爲掩汗也。

遂殺洩冶。賈子新書雜事云：陳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

十【經】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元志：今曆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

食限。

公如齊，實奔喪，而經諱言者，魯非齊之臣，而奔喪是自蹈于非禮也。天王崩，終春秋經無奔喪之事，宣公獨汲汲于齊，忘大義而顧私恩，傳出奔喪二字，著其無恥，此傳之顯于經者也。

【傳】斲子家之棺，謂剖棺見屍也。杜云：斲薄其棺，迂矣。

十一年【經】楚人殺陳夏徵舒，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弑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范甯

曰：變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于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按賈謂二

子之惡，絕于陳是也。然納惡而謂楚有禮，則于義難通。或孔疏所引，欲露賈服之疵，故文詞褻剝。杜預又舉二子之功足補過，

夫身為貴臣，朋黨婁豬，殺直諫，貽君禍，雖寸磔不足蔽辜，何功之可補？害義傷理，莫斯為大矣。傳之稱楚

有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自二豎子之出入哉？曰：莊王以禮自克，何為不正？二子之罪，曰：陳國小君

弱，不有貴戚世臣，無以立國。春秋世臣，與其君相輔而行者也。故臣有罪，絕其身不絕其世，非若後來政

臣新故相乘，不憂乏材，蓋積貴之繫于人望久矣。楚之納也，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歸之耳。若使恕二凶之

往惡，是飛廉惡來之輩，可追武王之誅也。後儒之責楚莊者是也，而未悉彼時之情也。啖助見杜預之謬

說而反脣于左氏則暗也。

【傳】令尹蔦艾獵。服云艾獵蔦賈之子孫叔敖也。諸子書稱孫叔敖爲期思之鄙人其得進于莊王或謂沈尹或謂虞丘蓋蔦賈爲子越所殺因淪于凡庶耳。漢邊韶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出後人妄傳不足信。世本云艾獵爲叔敖之兄。

使封人慮事。高誘淮南注揚權無慮大數名也。

抑人亦有言。詩十月之交釋文韓詩抑意也。周語敢問天道抑人故也。賈子禮容篇作意人故也。蓋前言未了復起一辭謂之抑以其意所生故轉抑爲意。

【傳】庸可幾乎。列子黃帝篇履虛乘風其可幾乎。釋文音冀。檀弓子張曰吾今日其庶幾乎。疏云

庶幸也。其幸冀爲君子乎。

先穀佐之。劉炫云傳文皆稱莛子杜預何以知是莛季。按彼誤以士魴之字爲先穀也。服云食采于莛故曰莛子。

觀釁而動。若武王觀兵孟津是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服云釁間也。韋昭晉語注釁隙也。

前茅慮無。雜記云御柩以茅謂以茅旌爲前導也。新序鄭伯肉袒左執茅旌韓非外儲說右上楚國之法車不得至于茅門。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茅門。廷理舉戈而擊其馬敗其駕。說苑至公篇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于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然則楚軍壘之法以茅旌爲和門如漢之旄頭在前豹尾重

在後。故太子車不得近之也。慮無者。韋昭晉語注云。晝則候遮。夜則扞衛。謂羅闔狗附也。張羅闔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橫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闔。又二十人爲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于中。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狗附之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通典。李靖兵法。諸軍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于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又云。或刻爲獸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于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而深視。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所謂踢伏也。晉石勒爲伏夜牙門。唐有遊奕。捉生將。宋有踏白軍。王明清摭青雜說。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遏其衝。主將每令小校。四出遊徼。謂之踏白軍。薛居正五代史。朱珍傳。復以踏白騎士八陳。毫間。

左追蓐。通典。李靖兵法曰。移營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旂。見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

野火揭赤。以鼓五數應之。令相聞。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大通索。

中權後勁。尉繚子。兵令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開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

七十五。分爲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武之善經也。周書武稱解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

衆散爲弱。杜預云。兌柔弱。按兌卦于地爲剛鹵。惠棟曰。兌剛鹵非柔也。師惟九二陽爲帥。以統羣陰。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今初變九。撓二之權。則坤衆散而爲弱矣。二爲初撓。故下三有帥而不從。

有律以如已也。九家易曰。坎爲法律。今變之兌。則律不從已。張惠言曰。初失位不變。故不用律。

失屬亡師。彘子中軍之佐。故云失屬。杜預以爲鄭國非也。

沈尹將中軍。杜預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惠云。杜意以孫叔敖封于寢丘。故謂之寢尹。呂覽當染篇。荆莊

王染于孫叔敖。沈尹蒸。注云。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尹也。韓欽按叔敖爲令尹。似沈尹即孫叔也。又呂覽察

傳云。楚莊聞孫叔敖于沈尹筮。贊能云。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新序雜事作沈尹筮。說苑雜言。沈尹名聞天

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據諸文則實有沈尹其人。異說難同。故並存之。

藍縷。方言云。楚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縷縷。又云。楚謂無緣之衣曰縷。紩衣謂之縷。按紩。縫也。疏

所引謬誤。潘錫爵案疏引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爲藍縷。見

第三卷不誤。惟今本破作被。沈君所舉兩條。見第四卷。

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若中射郎尹之屬。見韓非淮南書。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吳語注。遷。轉退也。言欲遷退楚師之迹。無在于鄭。遷或當作迂。且堅切。

行進也。佩觿辨證曰。集韻撫謂之迂。一曰伺候也。進也。表也。言使羣臣伺候視大國之迹。猶在鄭否。字與遷

別後人疑迂爲遷改之耳。

御下兩馬。音義徐云或作櫛。集韻櫛飾也。周禮夏官環人注引此傳作櫛。齊召南云偏旁當從手不從木。

請挑戰。楚策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元戎十乘。史記集解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六韜軍用篇所謂武衛大扶胥三十六橐也。游闕四十橐。周官車僕掌闕車之萃。注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六韜軍用大扶胥衡車三十六橐。旁注從衡也。螳螂武士其載可以擊從橫。

駒伯曰。杜預云郤克惠云郤鑄字駒伯。郤克子。

屈蕩戶之。惠云小爾正戶止也。昭十七年傳扈民無淫是古皆訓戶爲止也。按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闕免注亦引此傳爲證。俗本訛爲尸。蘇轍樂城集次子瞻石芝韵詩自注亦引此傳戶之知宋本不誤。楚人甚之脫局。甚說文引作畀云舉也从升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畀之黃顯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玉篇收部畀渠記渠基二切舉也。士昏禮注局所以扛鼎張衡西京賦旗不脫局。薛綜注局關也。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然此下有拔旆投衡之事則脫局不爲止旗橫木也。服云輪間橫木者是也。

皆重獲在木下。詩皇矣箋獲得也。

抽矢蔽。旣夕禮注。蒲葢牡蒲葢。詩楊之水箋云。蒲柳。陸機疏。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董澤之蒲。可勝旣乎。按鄭云。牡蒲者。赤楊也。其幹尤堅直者耳。

楚重至於郢。曹操孫子注。革車。重車也。杜牧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按軍行輜重在後。故孫子軍爭篇。委軍則爭利。則輜重捐。尉繚子所謂。與軍去大軍一倍其道者也。

遂圍蕭。蕭潰。顧炎武曰。下二字衍文。

有麥麴乎。本草。麴止痢。齊民要術。作笨麴。有神麴法。故此爲笨。七月用小麥不蟲者。于大鑊釜中炒之。緩火微炒。

連疾攪之。不得暫停。停則生熟不均。候麥香黃便出。不用過焦。然後簸擇治令淨。磨不求細。預前數日。曝艾令萎。漉欲剛。灑水欲均。漉訖。聚置經宿。來晨熟擣。作木範之。令餅方一尺。厚二寸。促壯士熟踏之。餅成。刺作孔。臥麴餅艾上。以艾覆之。密閉窗戶。三七日。麴成。打破。看餅內乾燥。五色衣成。便出曝之。令極乾。然後高廚上積之。此麴一斗。殺米七升。

有山鞠窮乎。本草。芎藭一名山鞠窮。此藥行上。專治頭腦之疾。兼禦濕氣。出四川者爲川芎。

河魚腹疾奈何。以上所謂隱語也。藝文志。雜賦家有隱書十八篇。列女傳。臧文仲拘于齊。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詞云云。此六韜所云陰書也。又無鹽女言于齊宣王曰。竊嘗喜隱。宣王發隱書而讀之。

呂覽重言載成公賈與荊莊王譏說苑正諫咎犯見晉平公曰臣善隱文心雕龍諸譏篇云自魏代以來化爲謎語迴互其辭使昏迷也

^{十三}年【傳】使人弗去晉使來責衛者不肯去欲得其要領也

^{十四}年【傳】復室其子劉炫以爲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惠氏曰

室祿也周書有一室之祿自一室至千室卿之祿也周禮謂之宅田杜注非是其子謂得閭叔穀也見世

本欽按喪服公卿大夫之貴臣曰室老襄十七年傳華臣弱臬比之室是卿大夫之家爲室耳

宋龔淮南脩務訓馬龔蟲也注龔無知也

屨及于室皇杜預云寢門闕非也寢門之間安得有闕室皇卽堂皇也漢書胡建傳護軍諸校列坐堂

皇上廣正堂堦壓也謂前檐築土高處今謂之滴水者是也呂覽行論篇作履及諸庭釋文云堂皇門闕

亦非

於是有庭實旅百按禮器所云三牲魚臘籩豆之薦皆謂諸侯助祭于天子所貢耳庭實車馬與皮也

旅百者所謂旅幣無方各以其國之所有也此賓所以享主人者非主人之饗賓杜預謂主人亦設籩豆

百品于庭以答賓預之此言非獨禮記未見并此傳上文聘而獻物亦不曉其義矣

^{十五}年【經】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卽牟婁聲之轉也莊子大宗師務光外篇讓王作瞽光荀子成相

篇作牟光是也公羊經仍作牟婁

初稅畝。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何休公羊注。聖王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北齊訓謂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盧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穀梁疏。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

【傳】登諸樓車。六韜軍略篇。若攻城圍邑。則有轆轤臨衝。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下臣獲考。當與下死字爲句。考死猶考終命也。

而申固其命。詩傳申重也。言後人修德。則其命將毀而重固。
十六

【經】宣榭火。服云宣揚威武之處。按今之演武廳矣。鄭敦銘。惟二年二月初吉。王在周昭室。丁亥。王格于宣射。宣射久矣。五行志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按傳云人火。而說春秋者。歸諸天戒。虛相扳引。非也。

【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典命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司服職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注云孤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自祭家廟爵弁。其大夫皆玄冠。與士同。按黻與韍同。玉藻三命。赤韍。注此玄冕爵弁之韍。尊祭服異其名耳。疏云他服稱韍。祭服稱韍。按他服之韍。則玉藻所云韍。君朱大夫素士爵韍。韋注謂玄端服之韍。凡韍以韋爲之。皮弁服皆素韍。然則爵弁服以上。合自稱韍。鄭云尊祭。

服異名者。以卿大夫惟助祭用冕。弁方施韍。但祭服爲然。故言尊之。其實韠之制一也。士冠禮注云。韠之制似韠。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而下。士韠韋而已。

殺烝。牲體不合升。直以體骨薦俎也。典禮注。殺骨體也。疏云。熟肉帶骨而饗。曰殺。禮運注。腥其俎。謂豚

解而腥之。熟其殺。謂體解而爛之。疏云。豚解者。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肱。并脊。凡七體也。

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兩肩。脊脊而已。是豚解七體也。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于

俎。以進神者。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肱三。肱四。胛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脊九。皆用左肱。少牢則十

一體。加以脰脊。代脊爲十一體也。楊復儀禮旁通圖。十一體。前脛骨三。肩。臂。肱也。後脛骨二。膊。胛也。膊亦

脊有三分。前分爲正脊。次中爲脰脊。後分爲橫脊。脊亦作三分。前分爲代脊。次中爲長脊。後分爲短脊。按

豚解下所云。享有體薦。韋昭云。以體委與之。體解者。下云。宴有折俎。周語云。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是也。

年十七。【經】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

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八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

【傳】喜怒以類者。鮮。詩傳。類。善也。言喜怒不妄施在。妙也。

庶有豸乎。杜預云。豸。解也。疏以爲方言文。今無之。按周官。封人職。設其楅衡。置其綆。注。綆。著牛鼻繩。所

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綆。字當以豸爲聲。綆是牽牛之繩。則豸亦制正之義。檀弓注。雉。牛鼻繩也。卽用今

雉字。方言。紕繆督雉理也。注云。言正理也。此言卻子之快其志。庶幾得其正理。又昭十七年傳。服虔解五雉云。雉。夷也。夷。平也。亦是平正之義。與此相通也。

年十八。【傳】以失大援者。杜預云。不能堅事齊晉。故云。按失大援之語。行父之詭詞欺衆耳。宣公之于齊。

朝聘喪葬。汲汲奔走。若是其勤。齊以公故。反其賂。援之者亦甚力。傳文分明。何可厚誣。

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祖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此去國之

儀。本自有壇。聘禮。聘君若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辯復命。與介入。北鄉哭。注。北鄉哭。新至別于

朝夕。疏云。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出祖括髮。八門右。卽位踊。此出使君喪復命之禮。歸父既彼逐。不得復命于殯。故使介

復命也。按奔喪禮。至于家。八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祖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凡踊

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于又哭。括髮祖成踊于三哭。猶括髮。祖成踊。奔喪之明日也。三日成服。奔

母之喪。皆如奔父之禮。于又哭不括髮。按臣爲君斬衰。似三哭皆祖髮。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

凡爲位者。壹祖。是今歸父惟壹祖也。又云。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宣公視

舊君之否。此卽位者。卽哭位也。鄭云。位有鄭列之處。如于家朝夕哭位矣。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六

成公

年【經】作丘甲。孫覺曰：如杜說，以爲甸出甲士三人，而使丘出之也。夫一甸之地，有四丘，而使丘出甸

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頓取于民如此之暴也。蓋古者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出長轂一癸，癸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

焉，故曰作丘甲也。欽按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

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癸兼一百人爲一隊。李衛公問對引然古制惟七

十五人，其廝輿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如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

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癸也。司馬法本于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也。李

衛公問對，此雖僞書，以其論古制引之。楚二廣之法，每車一癸，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丘出甲，又不止一矣。

年【傳】隕子辱矣。說文引云：振子辱矣。振有所失也。惠云：廣正振，失也。呂覽季夏紀：振于漢中，高誘曰：

振，墜音。曰：顛隕之隕。孔氏僖四年疏引云：隕于漢中，則振與隕古字通。欽按楚策：莊辛云：黃鵠折清風而

振矣。振即隕耳。

繫纓以朝。王肅家語注：繫馬飾大帶，纓當馬膺，以索羣，銜以黃金爲飾也。釋名：鞅，嬰也。喉不稱嬰，言纓

絡之也。其下飾曰樊纓。

豈敢言病。荀子議兵篇。將死鼓。御死轡。

且辟左右。石經作旦。北宋本同。俗本作且。按旦日當戰。預于一昔寢。其父使之辟左右。其夢必不在戰之日也。作且誤。

故不能推車而及。按御車非右之事。云不能推車者。卽上文鄭緩所云。苟有險。余完下推車者。蓋御者

止執策循軌耳。險阻陷輪。則須勇力之士扶輪。故欒鍼爲右。掀公出淖。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宋史輿服志。王輅有捧輪將軍四人。推輪軸官健八人。卽周禮遺意。

奉觴加璧以進。古之軍禮。想當如此。服云。司馬法。若隕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

按韋昭晉語注。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爲隕命。

三入三出。杜預云。三入晉軍求之。劉炫曰。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

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按劉說是也。齊侯破膽之後。豈敢復入晉軍。晉軍方。

憤于丑父之紿。三入其軍。豈無指目。寧肯輕縱。如狄衛之容情乎。劉氏所解。皆明通遠過杜預。孔穎達等。

必扶立一家。不容稍參同異。故唐立五經正義。而漢魏以下。經生之業盡亡。殊可惜矣。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說文。覓。突前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國語注。覓沒。猶輕觸也。沿作冒。韋昭注。冒。抵。

觸也。狄與齊無素。故以戈楯抵觸之。齊侯乃逸入衛師也。冒釋文音亡。報反。非也。

辟女子。惠云。辟讀爲蹕。大司寇職。使其屬蹕。步文不必讀爲蹕。鄉士云。爲之前驅而辟。朝士云。以聽呼。趨且辟。早解爲辟止行人也。釋文音避非。

銳司徒免乎。尙書顧命正義。鄭云。銳。矛屬。

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如漢大將軍有軍司空主壁壘事也。淮南兵略訓。處軍幘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蓋齊無司空官。

敢不惟命是聽。杜預云。完全之時。尙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非也。言幸而戰勝亦可從命。此是虛言。若不幸再敗。方當如子命也。

若苟有以藉口。藉借也。杜解藉薦迂。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尙書顧命。郊特牲。俱有先路次路之文。鄭注。先路象路。次路是象路之武也。禮記疏。先路亦般路也。對次故稱先。尙書疏。引鄭注。次路是金輅之貳。則以先輅爲金輅。義各有所當也。然則此先路亦卿之正車。謂夏篆夏縵之等。杜預云。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是不曉先路之義。而妄爲說。按諸侯之卿。車服不必皆受于王。非有大功。若士會子驕者。王亦不輕賜。故傳特著于彼文。以爲異數。今此三卿。何能同時受王賜。且計校于新舊乎。彼直以先爲前後之解。亂道如此。猶煩疏家發明哉。棹有四阿。檀弓。天子柏棹。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湊也。天子葬無文。以殯事明之。喪大記。注。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輻欂木。題湊象棹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欂不題湊。欂。疏云。題頭也。湊鄉也。謂以

木頭相湊鄉內也。諸侯雖不象棹，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按彼論天子諸侯之殯，如其棹制，則知四阿之棹，是天子制也。周書作雒解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孔晁注：廟四下曰阿。

哭于大門之外。此蓋臨葬前，載柩南向時也。既夕禮：乃祖，婦人降卽位于階間。疏云：以柩還鄉外，階間空，故婦人從堂上降在階。又云：賓入者拜之，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是賓來弔哭，猶入門東東階下。其他國來者，猶入門西西階下也。據士喪禮：無事時，賓位繼外兄弟，在門外北上。其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注云：賓皆卽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于列，今異國來哭，不就門西少進之位，其非禮可知。

遂常以葬。知此常爲祖載時，非始死及既殯後事者，以諸侯五月而葬，五月以內來弔哭者，非一不可盡在大門內行禮。惟祖廟正柩爲時無多，故得援晉人之例，亦因中庭陳器車口柩也。鄭注既夕云：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疏云：以其一廟則一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中間容二日。若然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差次可知。按還柩外向爲行始，當在祖廟最後一日者也。

是天子蠻。杜預謂夏姬之兄鄭靈公，按兄弟何與其事，當是先許嫁在御叔前者。列女傳無此句。

不得尸吾不反矣。御覽

六百四

董仲舒決獄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按漢律：夫

喪既葬始嫁。未葬而嫁爲不道。夏姬將適巫臣。故詭求襄老之尸。無爲吾望爾也乎。言其後入。曾不爲我望爾已久乎。

蔡景公爲左。曲禮。蔡君之棄車。不敢曠左。故以蔡景公當其處。

公衡爲質。成公雖有子。尚幼。不任爲質。蓋宣公子也。

匱盟也。匱。空也。言空有是盟也。

誰居。惠引檀弓及列子黃帝篇。以證居姬互訓音同。按類弁箋。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釋文音基。與居姬義同也。

而鞏伯寔來。而。汝也。實當爲實是也。

年三傳。兩釋纍囚。晉釋穀臣。楚釋知罃。謂之兩。

而使嗣宗職。宗職。猶言宗子之事。下次及于事。乃是以次序而當晉之事。杜預言嗣祖宗之位職。非也。其位在三。荀庚上軍帥。于六卿位在三也。杜預以爲下卿。則下軍新軍將佐。又是何物。

將授玉。史記以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云。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旣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爲王。太史公探其旨而言。按史記。齊欲尊晉爲王。其傳謬。如正義所駁。若王劭所稱。兩君相朝不授玉。亦無稽之談也。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兩君相朝。固授玉矣。豈邾子復欲尊魯爲王乎。蓋朝禮如聘。修玉帛之好。無不執玉。

也。典瑞職。公侯伯子男。執圭璧以朝王。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是明證也。王字說文作王。三畫勾。王字中畫近上。直是史遷不識古文。有此謬耳。

卻克趨進曰。卻克爲上檣。相君也。必趨進者。晏子雜篇云。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遽。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遽古速字。燕禮疏。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

四年【經】鄭伯堅卒。堅。玉篇引作經。古千古兩二切。公羊作臥。穀梁作賢。惠棟引溧陽校官碑。以爲臥卽賢。按集韻。經。經天切。緊也。或作經。通作堅。卽此也。

五年【傳】原屏放諸齊。列女貞順傳。卿大夫外淫放。

旣而告其人曰。按其人。嬰齊所使之人也。自以私意告之。亦如衛出公問于子貢。而子貢乃私于使者。古人使問之禮。節如此。杜預謂自告貞伯從人謬。

降服。司服職。大裁素服。注云。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

乘縵。杜預謂車無文。按巾車注。夏縵亦五采畫。無瑑耳。縵非無文之謂。以君而降從卿之乘車。自貶之。

義。

六年【經】立武宮。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之廟。玩傳中立武之語。則是作宮于他所。美其名曰武。

宮。未必廟也。杜預所解皆非。劉敞乃斥左氏爲謬妄。若然。史漢所載。無一非謬妄矣。

【傳】授玉于東楹之東。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當楣再拜。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

中堂南北之中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疏云：兩楹之間，爲賓主處中。今乃于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按鄭伯以兩君相見而降，同大夫聘禮，其志在過恭。士貞伯譏其行速，謂失其常度耳。其實鄭伯降心于晉者深也。

從公立于寢庭。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公揖則司士職之，特揖，旅揖三揖也。入者入內朝，諸侯大夫皆退矣。太僕從入路寢，正君位，乃卻立于庭，以待諸侯羣臣之復逆。

^{年七}【經】驪鼠食郊牛角。爾雅翼：驪鼠類之最小者，或名耳鼠，又名甘口鼠，食物當時不覺痛。邵晉涵云：

今俗傳驪鼠能入人耳。

【傳】舍偏兩之一焉。卿行旅從，巫臣非卿，故殺于旅。沈文阿謂聘使未有將兵車者，非也。傳選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爲兩之兩。蓋楚廣之制，本有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爲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欽韓按：桓五年傳云：先偏後伍，偏亦卒伍之數，當是留步卒五十人，甲士二十五人，偏兩各一也。

^{年八}【傳】宋華元來聘。杜預云：聘不應使卿。按聘禮：君與卿圖事。鄭云：聘使卿。疏云：及竟張旌，司常云：孤卿建旌，故知使卿也。禮記：卿館于大天，則知聘使是卿。小聘乃使大夫也。春秋經所載卿聘多矣，杜爲此言，不知其何心也。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按宣二年，趙盾以括爲公族，而主趙宗，今括誅，其田邑宗祀廢矣。故韓厥有無後

之言。前之姬氏。依于括家。宗子收族之誼。括已滅無歸。故武從姬氏畜公宮也。

年九【傳】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曾子問疏。引服虔云。致女謂成昏非也。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

是當夕成昏矣。熊氏云。從天子以下至于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歿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

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于夫婦也。韓欽按鄭致孝之語。范甯本之。以訓穀梁。似亦未允。女臨嫁時。施衿

結褵。父母申戒之矣。豈待成婦三月。更施父教于夫黨哉。以禮推之。昏姻之好。壻家有反馬之禮。女家亦

當有聘問之使。謂之致女。玉簫餽餽女也。集韻。女嫁後三日。餉食爲餽女。此俗間所行。邦國之禮可知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杜預既推丙子爲六月朔。豈有赴從七月。而追書六月之死日乎。齊與魯接

境。亦斷不淹久一月而赴。史官記事。斷不顛倒如此。杜自創長麻于甲子不合。

【傳】不忘先君。納采問名。稱先君之遺數。故穆姜猶稱先君。

南冠而縶者。續輿服志。引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紼

近臣。御史服之。

操南音。呂覽音初篇。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實始作爲南音。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衆材當乏人之時。無不可器使。

年十【傳】晉侯夢大厲。趙世家。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卽傳此事。而史遷更雜采小說。臆

定之。惠云。李頤莊子解。死而無後曰厲。

秦伯使醫緩爲之。呂覽至忠篇。文摯曰。請以死爲王。注云。爲治也。

盲之上膏之下。素問奇病論。帝曰。人有身體脾股肱皆腫。環齊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于大腸。而著于盲膏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馬蒔靈樞經脈。注云。膈隔也。凡人心下有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著脊。所以遮膈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又膀胱諸穴分寸歌。又從脊上開三寸。第二椎下爲附分。三椎魄戶。四膏盲。第五椎下神堂。尊第六。噫嘻膈關七。則膏當脊骨第四節。盲當脊骨第七節也。

使甸人獻麥。周禮甸師職。掌耨耨王藉。按祭義。諸侯藉田百畝。

將食張。靈樞脹論有五臟六腑之脹不同。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于食。晉侯始此。

況不令乎。叔申與鄭國之政。君旣囚執。不謹修事大之禮。以紓其君。更造異謀。遂有公子繻之事。此其不令也。非其人不可者。言迹涉嫌疑。必若伊尹周公者。乃爲已任耳。

年十一【傳】吾不以妾爲娼。喪服小功章。娣姒正計身之長幼。不論其夫昆弟。若兄弟然。亦小有分別。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娼。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一夫也。一夫者。以已生先後爲娣姒。若兄弟之妻。本非親串。同自外來。則互相敬曰娼。并身之長幼。未必論耳。

年十二【傳】金奏作于下。下者。堂下也。凡升歌在堂上。鐘磬之等。並在堂下。故皋陶謨。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郊特牲。歌者在堂。匏竹在下。是也。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以

鐘鐻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此卻至登時。其金奏卽是肆夏。卻至驚者。以非人臣所受禮。晉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與彼同也。蓋金奏有大有小。孔疏不解鐘磬本在堂下。因謂作于地室。故驚卻至此。直兒戲。豈成解經。

諸侯問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鄭志。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問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按問天子無事。則諸侯自相朝。假如此年。東方諸侯既朝天子而歸。而西方諸侯不當朝天子。則往朝此。東方朝罷之諸侯也。

^{十三}年。【傳】宣伯欲賜。致公朝王之事。以爲己力也。

王以爲介。而重賄之。聘禮賓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是介有贈賄之禮也。君亦不惠稱盟。詩傳。惠順也。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劉炫以爲此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爲寡人。孔疏引鄭莊公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以杜爲是。按莊公之告許大夫。自述其言。故我下稱寡人。此文。呂相宣晉君之命。則此我字。呂相自我而稱其君爲寡君。理也。

晉帥乘和。文選典引注。乘。困也。杜預解卒乘非。

^{十四}年。【經】又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孫復曰。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

不內酌飲。酌當爲勺。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此謂三日不食之後。繼之以或歡粥。或疏食水飲也。此傳言夫人既哭而息。則是殯後。正當疏食水飲。以太子不哀。故憤歎不內勺飲也。

年十五

【經】仲嬰齊卒。

杜預云。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云。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按

仲遂生時已稱仲。則遂身得仲氏。若待嬰齊爲後。而曰仲氏。則何能以後來繼絕之氏。逆加生存之父乎。
年十六

【經】雨。木冰。

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

冰。卽此是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蘇文忠公集。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詩。祇有千林鬢鬆花。韵會。淞。字林。凍洛也。俗云霜淞。曾鞏詩。自注。齊地寒甚。夜氣如霜。凝于木上。日出飄滿庭階。齊人謂之霜淞。語曰。霜淞加霜淞。窮漢賈飯甕。以爲豐年之兆。

公會尹子。杜預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按畿內固有封爵。如蘇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爲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等爲侯伯。不僅爲子男也。蓋王官出使。尊之則曰公。其卿士則通稱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亦曰公。不獨尹氏爲然。

【傳】鄭子罕伐宋。杜預云。因滕有喪而伐宋。按大國有喪。或可乘間以侵小國。滕小宋大。猶羅蠶之仰鴻鵠。彼有喪何妨宋力。而乘之伐宋乎。杜預以傳文不虛出。而強傳其事。其說未是。詳以事神。詳祥字通。易視履考祥。釋文本亦作詳。孟子申詳。檀弓作申祥。虞翻易繫辭注。吉事爲祥。公

羊宣十二年傳注。善用心曰詳。

荀伯不復從。杜云。不復故道。顧云。謂不復從事于楚。按不復從者。謂晉之餘師不能軍。或說荀瑩爲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

而疏行首。惠云。司馬法。凡陳行。惟疏。淮南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曰。疏。分也。欽按行首。領隊者也。吳語。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供稽。此在壘中。整陳之事也。行頭。卽行首。陳不違晦。後漢書。鄧禹傳。癸亥日。王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是月晦及六甲窮日。皆忌出兵也。

在陳而囂。孫子行軍篇。軍擾者。將不重也。

登巢車以望晉師。李衛公兵法。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版屋。上竿首。版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于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卽今之板屋也。

楚師輕窺。漢書周亞夫傳。楚兵輕剽。難與爭鋒。

皆曰國士在。惠云。皆曰者。皆晉楚之人也。晉以楚有伯州犂。楚以晉有苗賁皇。故曰國士在。然此說亦未順。且從杜解。

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堯峰文鈔。汪子曰。此蓋筮得復之頤也。外繇坤爲國。又爲西南方之卦。故曰南國。內震木。克外坤土。故曰蹙。震爲蒼筤竹。以矢上射之象也。凡卦上爲首。元者首也。元王。

卽交辭國君也。又交辭有災害。害爲目疾。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是所謂用行師至于大敗。以其國君凶者是也。欽按虞翻云。坤爲異邦。故國君凶。晉筮。故以楚爲異邦。

徹七札焉。考工記。犀甲七屬。注云。謂上旅下旅。同管。札續之數也。疏云。謂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

札續。一葉爲一札。文獻通考。兵十甲樣係四等。甲葉計用一千八百二十五片。內一等披膊葉五百四片。

每片重二錢六分。一等甲身。葉子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腿裙。鶻尾葉子六百七十九片。

每片重四錢五分。一等頭盔。簾葉子三百十片。每片重二錢五分。并頭盔一孟子。眉子共重二斤一兩。及

皮綫給頭事件。重五斤一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按近世用鐵葉。古用革札。鐵

葉只一重。革則七重。其編挨之數不同也。惠云。呂覽愛士編。韓原之戰。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穆公

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言惟一札未陷。知甲以七札爲數也。

有韎韐之跗注。鄭雜問志曰。跗爲幅。注爲屬。以韎韐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杜注。乃賈

服說周禮司服疏引之。案彼所指。乃漢魏以下戎服。所謂袴褶也。隋書禮儀志。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曩

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腰皮帶。以代鞶革。方言。大袴謂

之倒順。郭云。今電袴也。電蓋縛之誤。吳志。呂範傳注。江表傳曰。孫策從容獨與範。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

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漢以來稱袴褶。卽大袴也。唐書要。九品已上。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通

六品以下小綫。按其制。則文武官。雖不戒嚴。亦服袴褶也。六典。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衛官。尋常公事則服之。注

冠帶依本品色。並大口袴。袴褶之服。朔望朝會則服之。卽袴褶之服。又與大口袴不同。大口袴。蓋今俗號馬綾者。

其饒禮但不施衾耳。

始於趙武靈王胡服。周無其製。當依鄭志。

敢告不寧。劉炫云。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擘曰。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擘相似。按漢書高帝紀注。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日告凶曰寧。又哀帝紀注。寧謂處家持喪服。是寧有死傷之義。古治亂口口之字皆互訓。劉說是也。

內旌于弢中。鄉射記注。旌總名也。釋文注。旌首曰旌。

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楚之俘囚。告其旌爲子重之軍麾。子重必在是麾之下。

執榼承飲。說文。榼。酒器也。棹。圓榼也。孔叢儒服篇。子路嗑嗑。尙飲十榼。

察夷傷。服云。金創爲夷。按漢書揚雄長楊賦。金鏃潏夷。通典。凡學士不得有金瘡痼疾。

親于公室。言親聲伯。甚于魯也。若如杜言。卻擘顯露其背慢之迹。于敵國之使。不辭甚矣。

奉君命無私。杜預云。不受卻擘請邑。按無私。通言聲伯之爲人耳。卻擘所私于聲伯者。何至卽時宣布。

十七年【經】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推十一月丁巳。

朔。交分入食限。今麻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

衍同。按此以推之。則十一月壬申爲十六日。杜預以長曆十一月。無壬申日。可知彼之長曆不通。

【傳】士燮卒。杜預云。因禱自裁。按死非可祈也。然憂懼結于中。寢食廢于外。則數日之間。無全理矣。史

傳所載。王商。司馬攸。以憂死者。不可勝數。豈必一一自裁于暗昧乎。何休操三命以譏傳。杜預求通。而妄

造自裁之事。皆傳之賊也。

閉門而索客。淮南天文訓。冬七十二日。壬子受制。則閉門閤。大搜客。高、鮑于君將還。閉門索客。人臣之誼也。

後使大夫殺。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先殺者。君之禮也。不爲無道。以婦人而與田獵。則荒耳。

逃威也。威當爲畏之借字。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通典卷十。引盧植注云。畏兵刃所傷。又王肅云。犯法獄死謂之畏。呂覽勸學篇。高注。畏猶死也。白虎通服。

畏者兵死也。此作威者。畏威文義通也。攷工記注。古書畏作威。皋陶謨。天明畏。釋文。馬本作威。呂刑。德威惟畏。墨子尙賢下云。德威惟威。是畏威字通也。

十八年【經】晉弑其君州蒲。彙纂云。以晉論之。靈與厲相去不遠。而靈則書盾。厲則稱國何也。蓋穿弑靈

公時。則有董狐之直筆。趙盾遂稱惡而不辭。今欒書弑厲公。史筆未必如董狐。赴告列國。必有所以諉其罪者。魯之舊史。從其所赴而書之。春秋不與其諉也。故書曰晉弑其君。欽韓按傳云。逐不臣者七人。蓋卽書僂所諉也。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但稱國以弑公穀二傳。循經而不得其故。反仍歸惡于厲公。此其書尙可用哉。徵左氏。則亂臣賊子之漏網者多矣。

有兄而無慧。漢書昌邑王駕傳。故王清狂不惠。蘇林曰。色理青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曰癡也。

不能辨菽麥。說苑辨物篇。王子建出守于城父。與成公乾遇于疇中。問曰。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世說尤悔篇。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然明于大而闇于小。亦有良材。文公種米。曾子駕羊。何足掩其全器也。

祁奚爲中軍尉。呂氏春秋去私篇。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注云。黃羊祁奚之字。

籍偃爲之司馬。國語韋昭注。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

以塞夷庚。陸機辨亡論。旋皇輿于夷庚。李善曰。繁欽辨惑論曰。吳人者以船楫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臧榮緒晉書曰。安帝時。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夷庚者藏車之所。欽按疏引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夷由同聲。則夷庚是王道蕩平之義。李善以爲藏車之所非也。然此夷庚。又是宋通道也。

襄公。

年【傳】。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莊子則陽篇。衛靈公所以爲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郭象注。靈卽是無道之諡也。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是諡法所謂亂而不損曰靈也。穆姜使擇美櫬。以自意櫬。齊民要術。說文。櫬。楸也。楸梓二木相類。以爲棺材。勝于松柏。埤雅。木莫良于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

與頌琴。藝文志樂家雅琴趙氏師氏龍氏等卻無頌琴。故杜以雅琴爲比。然二琴形制不同。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頌瑟長七尺二尺廣八寸二十五弦。其他雅墳頌墳雅篴頌篴雅蕭頌蕭並雅侈于頌。則雅琴長于頌琴矣。文獻通考頌琴在俗樂部十三弦。注如箏。此後來改作。非古之頌琴。

婦養姑者也。檀弓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注親所饋食之處。

年【傳】使鄧廖帥粗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云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按組條也。漆如何成條文。被是衣著之稱。非戰所用。賈云組甲以紀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按初學記引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組滕注云縷繩甲不以組少儀甲不組滕注云組滕以組飾之及紵帶也疏云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紵帶解經滕字滕是縛約之名釋文云紵結也如鄭義亦以組連甲因以爲飾管子五行注組甲謂以組貫甲也燕策身自削甲扎妻自組甲緝吳師道補正曰組今綬紛條也韵書以繩直物曰緝此謂編組穿甲之繩也遍考古書皆與賈說同惠棟云呂覽應同篇潘錫爵案此文見去尤篇惠氏誤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以帛綴甲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賈氏之注本此被練若非甲則被練三千免者三百既非甲士是何物也以練袍爲戰服妄矣。

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晉語韋昭注。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爲敬命。與之禮食。晉語韋昭注。禮食。公食大夫之禮。按玉藻所云者。皆傳食。則不爲禮食也。

士富爲候奄。晉語。使范獻子爲候奄。韋昭注。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

^四年【傳】金奏肆夏之三。按周禮注。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繁邁爲執競。渠爲思文。鄭所不取。杜預分繁邁爲二。徒形其陋。

三夏至敢不重拜。詩譜。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

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疏云。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于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其于諸侯升歌大雅。合樂小雅。歌在堂上。合樂在堂下。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此上取也。諸侯以小雅。燕羣臣及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燕羣臣及賓。歌小雅。而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于臣得用頌。與此異也。郊特牲大射燕禮。皆云。大夫之奏肆夏。及杜子春周禮注。賓來奏納夏。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按此蓋用其節。而不用其聲詩。與升歌合樂別也。按杜預解鹿鳴以下。更說新義。不知燕饗所常用者也。是燕禮等篇。彼平時未嘗寓目也。

季孫曰略。漢律所云。略人財物。略賣人是也。唐賊盜律注。不和爲略。

武羅伯因。世本夏時有武羅國。中山經。青要之山神武羅司之。伯因。古今人表作柏因。家衆殺而亨之。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淮南詮言訓。羿死于桃棗。天問。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章句。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爲也。按卽此傳殺羿烹食事。沿說之誤。浞因羿室。天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章句。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按傳則純狐本羿妻。故路史云。浞反。乃烝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羅莘注。純狐羿妻名。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藝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云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賈逵以爲辛甲卽尹佚。藝文志又有尹佚二篇。云在成康時。卽大戴記之史佚。不得謂爲一人。官箴王闕。夏商皆有箴。見逸周書。呂覽謹聽篇。引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蓋亦辛甲之餘言也。獸臣司原。賈子禮篇。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戎狄荐居。服云。荐。草也。劉炫謂莊子云。麋鹿食荐。卽荐是草也。服言是。按韓非內儲上。若如臣者。猶獸鹿也。惟荐草而就。漢書。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是也。杜預以爲荐聚。則同于土著。何易土之有。國人逆喪者皆髻。言不爲始死之服。卽用小斂時之髻。著禮變也。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袒。婦人髻于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髻者。亦用笄纚而紒也。盧植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纚而用之。引。髻之異于髻髮者。旣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髻衰。注。髻露紒也。亦用麻。蓋以麻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

焉。按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以髻當免。此對士喪禮，衆主人之免者也。孔子彼疏云：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髻，則有三別，以麻髻對男括髮時，以布髻對男子爲母免時，以露紒當喪服之女子在室髻衰。又云：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容說女子之未成義也。既言髻衰三年，益知恆髻是露紒也。孔氏于小記，既明三種之髻，復主鄭氏露紒之義，爲三年恆服，是不違正經于義得矣。杜預于此云：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髻而已。若然，傳當譏云：魯于是始不成服。禮口本有髻，寧僅云始髻乎？魯雖衰替，不至若是之無忌憚也。孔穎達攻鄭露紒之說，不復尋喪服注疏矣。魯于是乎始髻。檀弓：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于臺駘始也。注：禮婦人弔服，大大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笄無首，素總喪服。傳注云：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槌頭矣。續漢志：皇太后入廟，簪以玳瑁爲槌，長一尺。按弔服用吉笄而無首，同于女子子爲父母卒哭後歸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也。魯習見狐貍之

魚須槌長一尺。按弔服用吉笄而無首，同于女子子爲父母卒哭後歸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也。魯習見狐貍之役，去笄纚以髻，此失之過重，而杜預以爲凡爲喪者皆惟髻而無服，非解也。國人誦之。樂師職：鄭司農注云：奏爾悲誦，此國人之誦，所謂悲誦也。我君小子。仰之詩：實虹小子。於乎小子，皆稱厲王也。箋云：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按晉有小子侯，襄公在定姒之喪，故也。

五年【傳】貪也。君子謂楚其王，于是不刑。劉敞曰：傳言壬夫貪殺之當也，何謂不刑乎？解經若此，取舍安從。按左氏所載君子者，皆其時先生長者之言，所以參同異之趣，極商榷之情，故其言有是有非，在好學

深思者自得之。劉敞之言非也。殿本注疏考證。臣照按劉敞之論。蓋亦謂左氏自作史斷而託諸君子云爾。夫使非其時君子。實有此論。左氏自以爲君子。而著其論于聖筆之後。廁之史策之間。謬妄已極。尙何問其論之當否乎。夫左傳記事之書也。紀當時君子之論云然。卽以知世風之升降。後儒妄規左氏之過。何未之思耶。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趙汭補注曰。行父殺嫡立庶。專國政。傳舍大惡。錄小善。亦當時流俗之論。臣照按趙汭亦未悟左氏之意。斥左氏爲流俗之論。不知左氏所記者。正當時流俗之論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襄公。

六【傳】長相優。優謂優假饒益之。

子罕善之如初。服云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按子罕宋之正卿雖逐子蕩何患禍從乃昧惡惡之義抑心強梁是國之大命得挾持之而執政爲虛器矣。服義甚正杜說謬。

堙之。曹操孫子注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通典攻城法于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卽孫子所謂距闔也。

年七【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月令孟春元曰祈穀于上帝祈穀之後卽擇日而耕郊特牲注易說曰。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生民疏箋意定以正月爲郊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爲正后稷高辛氏之冑郊必正月是郊以祈農事在耕耜之前也。

公登亦登。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賓升注云遠下人君惠云韓非子載穆叔語曰今子不後寡君一等是其證也。

委蛇。唐石經初刻蛇字郭忠恕佩觿曰委蛇之蛇余脂反蛇是遮反虺也。

衡而委蛇必折。言委蛇人臣常度當順行無愧。纔有此容。若衡不順理。猶復委蛇自得。必致毀折者也。衡指孫子之不後魯君。委蛇指孫子之無慘容。

^{年八}【傳】子國怒之曰。韓非外儲左下。子產忠于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于人臣。而獨于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于羣臣。離于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循彼文。蓋卽此傳怒子產之辭。而傳聞之訛也。以彼文無事實本末。故不入考異。而附于此。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史記李左車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

悉索敝賦。論語集解。孔曰。賦。兵賦也。小司徒疏。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成元年疏。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此悉索敝賦。亦謂總徵境內之兵也。

不遑啓處。按古人坐席。皆按膝。故管寧蓆牀。著膝處皆穿也。以坐是跪。故詩傳訓啓爲跪。李巡曰。啓。小跪也。以別于長跪。不遑啓處。猶云不遑坐處。

^{年九}【傳】用馬于四墉。校人職。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

與漢書溝洫志。上自臨決河。滿白馬玉璧。然則祈禳之事。皆用馬牲。用馬四墉。此城隍神之濫觴。

相士因之。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邱。漢五行志。相土代闕伯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

國亂無象。言國無道極亂。則天不復出妖變也。說苑君道篇。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

遇艮之八。劉禹錫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惟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馬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實幽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而占。苟以說于姜也。何則。卦以少爲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卽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變與定均。卽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官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于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占。非臻極之理也。

艮之隨。汪琬曰。隨內震外兌。是動而得毀折之象也。反體爲蠱。蓋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穆姜之爲人。亦甚類矣。又互體爲艮。爲巽。艮止巽入。入而止焉。其兆皆不能出。象辭雖无咎于穆姜乎何有。而史云然者。殆阿姜意而爲之諱也。或謂艮之隨。亦隨之艮。信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象明矣。

隨其出也。隨初九爻。出門交有功。惠氏周易述。帝出乎震。故震爲出。初爻交坤。故爲交震。方伯之卦當

春分。春分在卯。說文曰。卯象開門之形。二月爲天門。故震爲開門。隨于消息爲二月卦。按此云隨其出也。以此。

固在下位。虞翻曰。隨象陰隨陽。惠云。婦人當陰爻。例居下位。謂六二。

不靖國家。惠云。靖讀爲靜。婦人體坤。當安于承天之正。則亨。今效坤亂。故不可爲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坤爲身爲害。

棄位而姣。棄位。猶爻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爲貞。服讀姣爲放效之效。乾鑿度曰。倭易立節。或作儻。姣倭字本通。易繫辭。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惠氏周易述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穆姜自言棄坤之正位。而效乾之倭易也。杜謂姣淫之別名。此野文也。

斬行栗。惠云。鄭風。東門之栗。毛傳。栗。行上栗也。按釋宮。行道也。周語。列樹以表道。

公子嘉。說文。孔從乞。從子。乞。謂子之候鳥。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

閏月。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爲門五日。衛懿隆難。杜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

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

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蘇寬云。杜爲長曆。十年十二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韓欽按杜

預長曆。彼自編排日月。爲解詁之用。本非魯曆。十年之閏。亦其意造。何知魯閏不於九年。而必於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置閏。而于此年閏月不可通。則改爲門五日。衛氏之難。深中其病。而蘇寬以杜解杜。斯

笨伯也。

冠而生子禮也。高誘淮南汜論訓注。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子。按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十四歲生武王。前哲故事。故云禮也。

以先君之祧處之。祭法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

魏絳請施舍。鄉師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

祈以幣更。管子四時篇。除神位。謹禱幣。梗。劉績注。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按高誘注。更代也。周禮女祝注。杜子春讀梗爲更。

年十【傳】扶之以出門者。服云。扶。檄也。謂以木檄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按呂覽慎大篇。孔子之勁。

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又主術訓。孔子力招城關。高誘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皆此鄆人紇之事。傳誤也。關。櫪也。服謂以木檄扶之。門關卽木檄也。

以爲櫪。孫子謀攻篇注。李筌曰。櫪。櫛也。以蒙首而趨城下。杜牧曰。櫪卽今之所謂彭排。按漢書劉屈氂傳。以牛車爲櫪。卽與狄虬彌此事同。蓋倉卒不備器械。借以禦矢石也。呂覽貴直論。趙簡子攻衛。居于犀蔽屏櫪之下。是櫪固以革蒙之。小戎詩所謂蒙伐有苑。解詩者以蒙爲雜羽。似非。

以成一隊。杜預云。百人爲隊。按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說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

爲隊。五十人。是一隊。不得有百人也。狄虬彌執櫪拔戟。以預此一隊。史記孫武子以吳王寵姬二人各爲

隊長皆令持戟是也。

請以桑林。莊子養生主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釋文。司馬云。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呂氏順民篇。湯以身禱于桑林。注。桑山之林。能興雲出雨也。

題以旌夏。夏。雉羽也。禹貢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周禮樂師職。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鄭司農云。帔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此題以旌夏。卽先鄭所云皇舞也。廣雅釋親。題。額也。其形象非常。故晉侯懼。杜訓。夏爲大夫旌。非舞人所能持也。

於是子駟當國。當國爲專大政。其次爲聽政。則與聞政事。而不能專也。如魯季氏則當國。而叔氏、孟氏、爲聽政。漢之大將軍。霍光、王鳳。爲當國。而丞相御史大夫。則聽政。宋平章事。與參知政事。亦其次弟也。杜預乃云。攝君事。至襄十九年。猶云簡公尙幼。故大夫當國。所謂言僞而堅也。

以位序聽政辟。服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按襄十九年傳。立子產爲卿。服說是也。若如杜預解。則有國之常法。何須爲載書乎。子產勸焚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約束已定。未之改也。

其能來東底乎。釋詁。底。止也。邵晉涵曰。底。通作祗。何人斯云。俾我祗也。鄭箋。祗。安也。安亦爲止也。杜訓。底。爲至。與來義複。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劉炫曰。七年傳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

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爲正也。勸宣子使心正。按炫言非也。瑕禽言王叔之勢居上。伯輿勢居其下。若使在上者。恃勢得直。在下者。雖有理而不得直。則何以謂之正直爲正乎。此言兩造之曲直。非斥宣子。鴟冠子迭遠篇。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此之謂也。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小宰注。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釋名。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按其數則謂之契齒。

^{十一}年。【經】齊世子光。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按先滕先莒。皆以爲先。至先滕

猶有傳文。先莒復何所據。若使光先于宋。魯將超在宋上乎。愚以爲此經據舊文采錄。本無義例。

公至自會。杜預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按上經明言伐鄭。何謂不果侵伐。言至自會者。與會于蕭魚相接也。

【傳】不入者倍征。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役。皆出于所領之軍。所謂役邑入者也。無征于常調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貢公之租稅而已。既不與兵役。則倍其征。所謂不入者倍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驅之。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周禮小胥。鄭注云。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按樂之半。則鍾八磬八。注又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也。賈公彥云。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爲東西。

庶長鮑。續漢志注。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爲政。備其法品。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

十等。按第十爵左庶長。十一爵右庶長。十七爵駟車庶長。十八爵大庶長。
年十二

【經】吳子乘卒。杜預云。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年注。公及其盟。還不以盟告廟。今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按夢乘聲同。今徽州寧國人猶然。

【傳】臨于周廟禮也。左氏但言臨。同姓于廟爲禮。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奔喪云。哭父之黨于廟。是也。其文王廟得立以否。其是非人人知之。左氏固不論也。劉敞不循事端而輒譏左氏。非也。
年十三

【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廣雅釋詁。農。勉也。魏了翁讀書雜鈔。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農。厚也。左注缺。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僞孔傳。習。因也。疏云。習則襲也。襲。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爲因也。釋文謂不習則增絕句。非也。當一句讀。從祖果堂先生曰。此蓋楚先王之故事。因楚子伐鄭不利。在不能修德。故援此立說。卜征謂卜伐國。尊楚。故以上伐下之名歸之。注云。巡守與本事無干。使歸而廢其使。廢。猶置也。言釋良霄歸。置其使于位。則感楚之惠。而自怨疾其君大夫。陷已于楚。則鄭之臣各有左右。良霄心自鄉楚。以牽制彼專事晉之心。爲楚計。不亦善乎。

年十四【經】衛侯出奔齊。公穀傳。俱有衍字。俗師妄加也。春秋闕疑。高氏曰。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不名衛侯。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家鉉翁曰。春秋以自奔爲文者。著人君失

御之戒。非以林父爲是。而歸過其君也。按杜預心術邪曲。故誣春秋之旨。宋胡安國解此經。與杜同。【傳】被苦蓋。此苦蓋似非茅蓋。乃氈裘也。桂海虞衡志。蠻貊蠻人晝披夜臥。無貴賤人有一番。卽此類也。

攝也。有司徹禮。司宮攝酒注更洗。益整頓之。士冠禮。再醮。攝酒注。攝猶整也。則攝是更新之義。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鄉飲酒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此非公食大夫禮。蓋玉藻所謂。賜食于君前也。

射鴻于囿。寰宇記。開封府浚儀縣鴻池。衛獻公食射鴻于此。案陳留郡之浚儀。春秋時爲宋地。不得言獻公射鴻于此縣。

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變雅也。據此。則三百篇之詩。無不可歌。墨子歌詩三百之言。非虛語。與孫子盟于邱宮。杜預云。疑孫子故盟之。案此時獻公稔林父將作亂。故與結盟。以掩前失。明已無他心。豈是不知孫子之事。而復欲要盟乎。

野人執之。服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野。故野人爲公執之。案服與杜解。皆非也。野人叛公。故爲孫氏執。公徒之奔逸者。

無告無罪。杜預云。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案定姜亦第言其告之非耳。婦人不與外事。未必禁之使不告也。

公使厚成叔弔於衛。禮記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惠伯華其後爲厚氏魯語文公欲弛郕敬子之宅韋

昭注郕敬子魯大夫郕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魯世家季氏與郕氏鬪雞徐廣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此厚成叔釋文云本亦作郕呂覽觀表有厚成子孔叢同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成子

增淫發洩釋名淫浸也浸淫旁入之言也釋詁淫大也言積浸淫之怒而發洩之至于逐君

知朔生盈而死齊召南曰史記索隱引系本云莊子首生武子罄罄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宣子申申生知伯瑤據此則朔爲罄子盈爲朔子朔早卒未及爲卿于傳文爲甚順但其祖首旣諡莊朔又諡莊則誤耳不知杜注何以必指盈爲朔弟也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禮記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疏引服虔注以爲逸詩蓋毛氏詩不立學官故服以爲逸詩非服不知有此詩也

^{十五}【經】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長曆以爲八月丙戌朔案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氏云七

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祭法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案左傳單劉並稱不應單爲三公劉乃庶上蓋劉夏初免喪繼爵未命者猶從士服耳

爲子馮爲大司馬據疏引杜預以子馮爲叔敖之子刊本作從子誤

年十六【傳】改服修官。通典五服變除云。斬衰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爲纓裳。七升布爲冠纓。帶

亦如之。婦人亦以六升布爲連裳。七升布爲總。小祥而練除首經。此所謂改服也。若杜預則除喪易吉。始終一說者也。

爲夷故也。案傳意以主兵者荀偃非鄭伯。若直書叔老會晉荀偃則是鄭伯與諸大夫等夷。無以見尊卑。故先書會鄭伯。傳云爲夷。故解經先鄭伯之義。杜預謬解義取皆平大夫得會鄭伯淺學之徒。以彼謬說彈射左義。此杜預之咎也。春秋本主魯事。或書公會某國君。或書大夫會某國君。義取在我。非是亢尊。故無所嫌。

年十七【經】邾子貜卒。孫復曰。前年晉人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傳】爾父爲厲。周禮序官司厲注。犯政爲惡曰厲。

以杙抉其傷而死。說文作弋。槩也。以杙爲。劉子樹書通作杙。莊子人間世。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澤門之皙。詩疏引云。皋門之皙。釋文云。作皋門。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圓黃澤澤。音澤。澤誤爲澤。注家乃音澤爲澤。荀子王霸篇。舉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廣成頌。皋牢陵山。列子天瑞。望其壙。舉如也。釋文音皋。又成皋縣。韓策史漢。皆是成皋。續郡國志。作成舉。舉是皋之誤。東觀記。成皋令印。舉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印。長吏印文不同。皋字爲四下羊。則同舉字。蓋漢人相沿之誤。故皋舉互易。

孟子云魯君之宋呼于垓澤之門。趙岐云垓澤宋城門名。是此澤門。方輿紀要括地志宋東城南門曰澤門。作皋非也。

親執朴。尙書鄭注朴。檟楚也。朴爲教官爲刑者。錢大昕曰古無扑字。說聯木部。朴訓木皮。鄭鄉射禮注。朴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爲教學之刑。其物卽名之曰朴。後人緣朴有撻義。遂改從手。九經字樣收用手部。則磨改之弊。或卽出于唐元度之手。正石經初刻作朴。後改從手也。

晏嬰麤縗斬。案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注引此傳。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縗斬者。其縗在齊斬之間。謂縗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于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疏云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卽麤也。案喪服疏衰疏屨。注云疏猶麤也。此謂受服之人較麤。不如斬衰之尤至。呂覽勿躬注。精甚也。正與麤字相對。非謂衣布之麤細也。鄭以不及爲麤。杜預以過之爲麤。竊謂雜記與此傳具非正禮。然謂貴而可薄其親。固與短喪之失相表裏。則毋寧鄭義云賤而不能盡其情爲愈也。若其正禮。則齊衰之情。饘粥之食。曾孟子固云自天子達。豈有貴賤之別哉。

寢苦枕草。杜預云枕由非喪服正文。案喪服正文言寢苦枕塊。杜預誤以爲傳耳。賈公彥疏衰三升枕。

塊據大夫已上大夫適子爲士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縷三升半成布三升晏平仲爲其父服是也。

唯卿爲大夫。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晏子在齊非卿故紿以是說。晏子雜篇載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退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跡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往託于兵革使問之事而不得盡要。晏子之爲之過也。非不及也。與雜記旨異矣。

年十八傳疏陳之。淮南道應訓知伯園趙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面擊之。高誘注。流分也。二百人爲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司馬法定爵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鳥鳥之聲樂。殺子行軍篇。鳥集者虛也。

有班馬之聲。屯卦六二。乘馬班如。虞翻注。班躡也。馬不進。故班如矣。讀如盤桓。班馬之聲。義當如此。又

釋言。般。還也。郭注。引傳作般。亦謂盤辟不前之意。還音旋。或音環。杜預謂班別迂僻。

曾衿甲面縛。說文。衿衣系也。玉篇。衿亦作紵。結衣也。釋名。衿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故杜預云。不解

甲。愚謂以甲系縛之。

及秦周伐雍門之萩。呂覽枚勳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城門名也。列子湯問。韓

娥束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高誘齊策注。雍門。齊西門名也。晏子外篇。景公登簪室而望。見人斷雍門之

櫺。說文。擊傳。卽楸梓也。引此傳作萩同。齊民要術。楸梓二木相類。白色有角者爲梓。似楸有角者名角楸。

或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爲柳楸。亦呼荊黃楸。

斬其椅以爲公琴。釋木。櫬。櫬。郭云。今梧桐。案今之青梧也。櫬椅聲同。故椅材中琴也。集韻。杙椅同。通作椅。說文。杙。或作櫬。管子地員注。音春。小雅疏。引郭璞注。俗語曰。櫬櫬漆相似如一。說文繫傳。字書。杙木似櫬。案蘇頌本草圖經。杙木。形榦大抵相類。但杙木實而葉香。可噉。櫬水疏而氣臭。北人呼櫬爲山杙。寇宗奭本草衍義。世以無花而木身大。其榦端直者爲杙。其有花莢而木身小。榦多迂矮者爲櫬木。疏而氣臭。無鳳眼草者。謂之櫬。如上所說。杙木不中爲琴材。且禹貢杙榦栝柏。係名材。不得以杙爲類。疑集韻杙椅。種自一類。爲杙者非也。惠云。公琴頌琴也。頌與公古字通。

門于楊門。惠云。呂氏春秋。齊桓公死。蓋以楊門之扇。高誘注。楊門。門名也。齊乘云。楊門。齊城西北門。

門于東閭。呂覽貴直論。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新之東閭。

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林堯叟云。揚豚邑大夫名宜。案說苑奉使篇。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疑揚豚尹是楚官名。

多死聲。周禮太師職。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六韜五音篇。武王問太公曰。律存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惠云。服虔曰。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欽謂晉北楚南。以律管試兩國軍聲。鄭注。引兵書所謂。商則戰。勝軍士強。羽則兵弱。少威明。不必如服之用十二律。杜之別八風也。惠言氣則

風是也。

十九年【傳】先吳壽夢之鼎。杜預云。以璧馬爲鼎之先。案錦與璧馬。贈賄之常禮也。故以吳鼎先將其意。

惠云。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馬不先上堂。安得先之。

荀偃瘕疽。素問。奇病有脾瘕。膽瘕。注。疽熱也。又王機直藏論。肝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瘕。腹中熱。烜心出黃。又藝文志。瘕黃病。素問作疽。金匱要略。有穀瘕。女勞瘕。酒瘕。諸徵。又云。黃瘕之病。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瘕反劇。爲難治也。瘕而渴者。其瘕難治。瘕而不渴者。其瘕可治。

生瘍于頭。靈樞。寒熱病。項部有癰疽者。死。又癰疽篇。發于頭。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大夫稱伐。文心雕龍。銘箴篇。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金德之事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鏤績于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于景鍾。孔惺表勤于衛鼎。稱伐之類也。

諸子。此通爲內官之名。不必子姓之女。說別見哀五年。

使以行禮也。謂從柩車行也。旣夕。陳明器于乘車之西。記云。薦乘車載檀。載皮弁。服注云。行者乘車在前。道車。橐車。序從。檀弓。綢練設旒。注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然則士以上。有柩車。並有乘車從行。大夫以上。更有道車也。案杜預釋例。以子蟠叔孫所賜大路。皆是革輅。木輅。孔氏娓娓置辭。專存迴護。其實非也。王賜諸侯之卿。不過夏篆夏縵耳。何者。巾車所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是天子孤卿之常法。不謂諸侯之

卿大夫也。天子孤卿，出封加一等，則有五輅之賜。若諸侯之卿，以有功特賜，則比於天子之孤卿，已爲加等。非常之賜，豈可復上千五路，逼近人君乎？以其加等之賜，當時美其名曰大路，曰先路。又有孤卿大夫之別，故其次曰次路。覲禮記：偏駕不入王門，雖諸侯亦乘墨車以朝，而諸侯之卿，乃有革路、木路之賜，其說眞矣。

聞師將傳，傳緣城而上也。師謂齊師。

二十一年【傳】言不與人同欲也。傳但言暗於保身之道，愍之也。杜預以爲罪其違衆，而家鉉翁敢指左氏爲不明經旨。

二十一年【經】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比月而食，宜在誤條。大衍亦以爲然。今曆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是。

【傳】以公姑姊妻之。惠云：公衛必非成公子。公姑姊定是一人。武仲云：姬氏則所謂公之姑姊，亦非宣公之女。凡成公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皆可謂之姑姊。武仲云：君之姑姊明是一人。案如惠言，卽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至此亦不復堪嫁。姑姊者，謂外姊妹。襄公姑之女也，係母姓，故曰姬氏。唐世以外甥女嫁蕃酋，猶謂之宗女。舊唐書契丹傳：首領李失活八朝，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爲永樂公主，以妻之。奚國傳：首領李大輔入朝，詔封從外甥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之。

重繭衣裘。說文引云：盛夏重繭，云袍衣也。以絮曰繭，繡曰袍。案玉藻：繡爲繭，注：繡，今之新綿也。

而不使。唐石經下添視寢二字。北宋本無。惠云。王充論衡引有視寢二字。案幸婦人謂之使。水經注。沔水篇。疎水中有物。摘其皋厭。可以小使。名爲水虎者也。此謂壯陽道之事。

得罪於王之守臣。杜預云。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案對天子而沒其名稱。同僚之義。無是理也。宣子說叔向之罪。免斐豹之隸。猶言諸公則生殺予奪之柄。雖曰下移。猶假王命。杜預生司馬昭之時。蓋忘魏主矣。顧炎武云。玉藻。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使司徒禁掠樂氏者。鄉遂都鄙皆司徒所掌。

使候出諸轅轅。候。候人也。周語。候人爲導。初學記。引闕駟曰。轅轅道。凡十二曲也。方輿紀要。轅轅山。在

河南府鞏縣西南七十里。

先二子鳴。御覽九百十引尸子曰。戰如鬪雞。勝者先鳴。

莊公爲勇爵。勇爵。猶漢武帝所置武功爵。官首樂卿之類。商子境內篇。由承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

二十二年【傳】焉用聖人。周禮疏。何休膏肓云。說左氏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御叔謂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玄箴之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御叔不說學。見武仲雨行而傲之。左氏傳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案大司徒職。知仁聖義中和。聖在六德。則知有全有偏。鄉飲酒義注。聖。通也。又諡法解。稱善日閒曰聖。張小節正義。作揚善賦簡。金履祥前編。作稱善賦簡。敬賓厚禮曰聖。皆非大行也。

見于膏酺。高誘呂覽注。酺。春醢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酺。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酺。案齊民要術。作糴米酺。黍米酺。法皆以正月作。七月熟。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用神麴彌佳。一石米不過一斗糟。酒色似麻油。先能飲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升半飲。飲三升大醉。與人此酒。先問飲多少。裁量與之。若不語其法。口美不能自節。無不死矣。其略如是。張晏之解。爲得之。

而以爲口實。服云。口實。謂譴讓也。

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黜官者。減省其家臣。若室老士之類。與薄祭文相對。非謂黜段之受職也。大夫常祀。當如少牢饋食禮。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尙書大傳。庶人木車單馬。惠云。荀卿子曰。大功已立。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未益祿。而有馬。士庶同于卿。

王遂殺子南于朝。轅觀起于四境。魯語。大者陳之原野。小者置之市朝。韋昭注。死刑。大夫以上。屍諸朝。士以下。屍諸市。周禮。條狼氏誓馭曰。車轅。轅觀起于四境。用刑之酷也。

請徙子尸于朝。廣雅釋詁。子君也。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

君臣有禮。惟二三子。言君臣各盡其禮。惟二三子所裁。周禮。鄉士協日。刑殺肆之三日也。

三十三年。【經】邾卑我來奔。杜預云。卑。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劉炫規過云。杜謂庶

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卽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卑我不

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據焉釋例以卑我是卿兩說自相矛盾愚案自來說春秋者皆緣上庶其之事以相引譬皆臆說也杜預妄爲傳逮不幾同株連瓜蔓如何休之爲公羊乎

入于曲沃上云復入則無狀已著盈先出奔義絕于晉故不言叛杜預言還與君爭不言叛夫反逆之罪獨不重于叛乎

【傳】晉悼夫人喪之杞孝公是爲後者悼夫人喪之自如期也

禮爲隣國闕雜記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大傳從服有六有屬從鄭云子爲母之黨喪服小記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鄭云謂若自爲已之母黨案諸侯絕旁期然其姑姊妹女子嫁于國君者不絕其大功也傳曰曾同也曾同則雖總麻亦當服矣此傳言禮尙爲鄰國闕樂況本其總親又有悼夫人喪之而不徹樂乎第舉禮爲鄰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杜預云子無天咎故可因案盈言若再舉不集而死則我自不爲天所祐于子無所怨矣以激其必助已杜解非也

及七輿大夫與之服云下軍輿帥七人案杜于僖十年傳注謂七輿是侯伯之副車劉炫曰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曲附欒氏

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經此亦援殺戰之例若因殺戰以爲常則此固不待言何云墨綬冒經乎服問唯

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此僞爲悼夫人之侍御。故亦如其服服。

右撫劍左援帶。帶綏也。曲禮疏。綏登車索。少儀云。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疏云。僕卽御者也。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劍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于君。故右帶也。此左援帶者。卽少儀之負良綏也。

隸也著于丹書。唐律疏議。雜戶者。前代犯罪沒官。散配諸司驅使。亦附州縣戶貫。賦役不同。白丁官戶。

亦是配隸沒官惟屬諸司州縣無貫六典都官郎中員外郎掌配沒隸簿錄俘囚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

官奴婢。男子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命遠京邑。配嶺南爲城奴。

一、免爲番戶。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也。

再免爲雜戶三免

爲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年六十及廢疾雖赦令不該並免爲番戶七十則免爲良人凡配宣曹長

輸其作番戶。雜戶則分爲番當番。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戶一月十六日。雜戶一月十八日。請納資者亦聽之。其官奴婢長役無番也。

每歲仲冬之月。條其生息。閱其

老幼而正簿焉
上每歲十月，所司自畿邑
• 並印臂送都，宜閱貌 •

案漢刑法志其謀反大逆者夷三族非死罪獄已決完爲城旦春

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曰粲如轉于城歲爲隸臣妾如轉于城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如轉于城旦音者者音者。

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

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男阿、司寇、故二歲。然漢制無常戶與魏晉以下異也。

攝車從之。攝讀若攝弓而馳之。攝范鞅。旣步戰以退。欒氏之攻復乘車以追逐。欒氏也。攝車猶超乘。

肱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二卒曰闔注云皆陳名肱闔聲相近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鄉射禮主人獻衆賓後大夫若

有遵者。席于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又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此以賓無加席。故燕禮卿辭重席。明非君在前。則得重席。臧紇以重席待悼子。明其爲卿之適。從卿禮也。新尊絜酒。如士冠禮。再醑。攝有司徹。司宮攝酒更新。示敬也。燕禮。卿大夫皆脫屣就席。主人乃獻士于西階上。所謂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也。鄉飲酒禮云。旣旅。士則不入。明士入當旅酬節也。旅而召公鉏。以士禮待之。明其不得嗣爵。

使與之齒。與旅者。子姓兄弟爲齒也。案特牲饋食禮。設堂下。尊之後。兄弟之子。舉觶爲旅酬。此旅而召公鉏。正當其節。悼子設席自在堂上。所旅酬之人。堂上無位。公鉏胡能與悼子爲齒乎。杜預說非是。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呂覽名類篇。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

孟氏之御騶。說文。騶。廐御也。月令。命僕人及七騶咸駕。注。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

同稅

者也。後漢

書張讓傳。注。騶。養馬人。

奉羯立于戶側。于戶側南面而立。尙書顧命。所謂延入翼室也。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扶適子。南面而立。案士喪禮。未小斂。主人坐于牀東。西面。衆主人在其後。小斂訖。主人復阼階。下西面位。衆主人在其南。惟有弔賓。則鄉南面對之。卽是季孫至之類。此時尸尙在室。故羯在戶側。待季孫也。檀弓。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曾子問。喪無二孤。羯爲喪主。拜賓。則孺子秩不預其列。故季孫云。秩焉在也。美疢不如惡石。疢。高誘呂覽注。引作疹。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鍼石。二砭石。三鑱

石其實一也。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鄧元起欲工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美疹不如惡石。服子慎云。石砭石。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案素問病能論。有病頭癰者。或石治之。或鐵灸治之。歧伯曰。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同病異治也。王肅注。石。砭石也。又腹中論注。石。謂以石鍼開破之。又宣明五氣論注。衛氣留滿。以鍼瀉之。結聚膿血。石而破之。石。謂石鍼。則砭石也。今亦以鐵鍼代之。然素問亦自有鐵鍼。蓋大者爲石鍼。小者爲鐵鍼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黃帝問于歧伯曰。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于後世。然則九鍼及小鍼解。專論鐵鍼所用。全元起云。黃帝造九鍼以代鍼石。是也。良以砭鍼猛利。或氣體虛弱者。所不能堪。故云惡石。奇病論所謂身羸瘦者。無用鍼石。病能論所云。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此所謂同病異治者也。秦策。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石。所以砭彈人癰種也。此則用石鍼也。王僧孺尙知一而不知二。杜預解。混爲藥類。疏遂引鐘乳鑿石之類以證之。寡學之徒。貽笑千載。

臧孫使正夫助之。鄉遂之正卒也。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案臧孫爲司寇。或犯罪者。復作司寇。若周禮司隸司圜所掌是也。杜預以正夫爲隧正。而疏云。臧氏兼主掌之。真妄談也。

且致大蔡焉。高誘淮南注。大蔡。元龜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

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掌惡臣。若史籍所記慶父東門遂之事。亦兼司盟之事也。周禮司盟

職。盟萬民之犯命者。鄭注。卽引臧孫紇事。
作不順而施不恕。廢長立少爲不順。開釁于公鉏爲不恕。王肅家語注云。念此在此。常當順其事。恕其
施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八

襄公。

四年【經】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元志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今曆推之交分不協不應食大衍說

是。

【傳】范宣子逆之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象有齒以焚其身御覽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晚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往易之覺

則不藏沈懷遠南越志曰不爾窮其主乃得已也服讀焚爲債先師所傳有齒焚身職是故爾

已皆乘乘車杜預云乘車安車案曲禮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疏云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

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之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漢書田千秋傳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

號曰車丞相晉書輿服志三公九卿以下注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

駟馬蓋自漢晉以來始有安車猶以優老爲義古人則男子無安車皆立乘也惟婦人得坐乘曲禮云婦

人不立乘則男子立乘矣巾車職注云婦人皆坐乘是也此張輔二子受命致師既非蒲輪之典又殊輜

輶之義何乃謬以高車目爲輜輪乎廣車是長轂衝陣之車乘車自其所常乘者耳

踞轉而鼓琴傳遜曰轉當爲軫惠云文選注引許慎淮南注曰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軫

謂之枕。郭璞曰：車後橫木。

不在程鄭。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言君子居安思危，有知臨之道。程鄭：小人也，不足以及此。直是器小祿薄，故有陰陽之患。

^{二十五年}

【傳】風隕妻。惠云：兌爲少女，故曰妻。大過本末弱，故風隕妻。

所恃傷也。惠氏周易述云：三承四，二變體艮爲石，故困于石。下乘二剛二體坎爲蒺藜，非所據而據，故據于蒺藜。初至四有未濟象，故往不濟。

無所歸也。虞翻曰：巽爲入，二動艮爲宮，兌爲妻，謂上无應也。三在陰下，離象毀德，隱在坤中，死其將至，故不見其妻凶也。

驟如崔氏。禮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諱。

不爲崔子，其無冠乎？言棠姜總不爲崔子之妻，何患於無冠？賜人今在崔子之宮，適可費崔子之冠。陪臣干振。詩傳：干，扞也。說文：振，夜戒守有所擊也。案漢書李廣傳：擊刁斗自衛。李衛公兵法：每夜巡探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稍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皆干振之謂也。

而焉得亡之。晏子語分兩節，上言君非以社稷自取其死，任社稷臣者不當從死也。此言崔氏自積凶惡戕君，晏子又無用以崔氏而死亡，杜預言：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死其難。如是，則晏子反成怨望，忠義之道喪矣。

將庸何歸。言此豈平常時。云何遂歸。

閭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婦人乘車。本有帷裳。氓詩。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所謂輜幘之蔽。今此倉卒逃難。非復常度。直以帷縛藏妻而置車中。說文。縛。白鮮色。借爲卷義。潘錫爵按。說文。縛。束也。从系專聲。符鑾切。縛。白鮮色也。从系聲。持沈切。不當以从專之縛釋之。

崔氏側莊公於北郭。士冠禮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吳語。側席而坐。韋昭注。同。特牲饋食禮注。側殺。殺一牲也。昏禮注。側尊。亦言無元酒。此莊公之殯。則謂有棺無槨也。杜預全不知訓故。不蹕。大司寇職。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士師職。大喪亦如之。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謂納壙中者也。服云。下車遣車也。以路車等皆不納壙。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惟遣車實壙。故服以遣車當之。既夕禮。陳明器用器。有弓矢之等。役器有甲冑干笮。是本有兵甲也。自六正五吏三十帥。董遇云。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案五吏。每卿之下五大夫也。三十帥者。輿帥屬於軍將者也。杜預謂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案唐時雖有武冠。猶不分文武之職。酷吏傳所云。文吏者。習文法之事。若功曹五官掾史等。武吏者。劾捕之事。若督盜賊游擊等。何武傳。問文吏必於儒者。論衡程材篇。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彼之文吏。正與儒生相反。非後世所謂文職也。自三國鼎峙。其爲軍主督將。老死士伍。遂有文武之判。擬漢制且不當。況周世乎。晉侯許之。趙汭曰。傳見晉失盟主之義。杜預云。齊有喪。師自宜退。曾不思齊之喪由誰致之。有弑君之

賊而猶援有喪退師之例不通莫甚。

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淮南兵略隧路亟行輜治賦文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注隧道也。司馬法仁本篇布令於軍曰八罪人之地無毀土功無伐林木當陳隧者謂下營之處。與子產親御諸門御與禦圍並通廣雅釋詁禦止也管子書禁禦之字皆作圉。陳侯免擁社免則肉袒也擁社主示將戮于社。

拜陳之功言鄭假晉命得成功故拜謝。

表淳鹵廣雅釋詁淳漬也詩箋渥淳漬也言斥鹵之地多沾漬故賈逵轉訓淳鹹也。

數疆潦管子地員篇聘赤壚歷疆肥注歷疎也疆堅也又云五恣之狀廩焉如壚注壚猶疆草人職疆藥用蕢鄭云疆藥疆堅者與管子義同此疆潦謂土性剛硬受水則潦今直隸山東處猶然字當從疆加土者誤通典屯田制云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是也杜預作疆界解非也齊民要術崔實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櫟陳根可拔肥勝之書。啄櫟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

上沒櫟。陳根可拔。

急菑疆土黑壚之田。

規偃豬周禮宮人職及其井匱鄭云匱豬謂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案孔傳水所渟曰潞此亦謂潞水之處作臨以受之偃臨字皆通用後漢書董卓傳僞立臨以爲捕魚注云續漢書臨字作堰其字義同但異體耳。

井衍沃。賈逵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鹽鹵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案賈氏此條約九等之大數，非眞受田有此制也。孔疏祇以杜預不用，遂執周禮授田不過三而當一，不得有九當一，此其蔽也。案管子地員云：九州之士爲九十物，凡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若管子之言，其別土分類更廣矣。豎儒少見多怪，又以爲何如也。

隱於短牆以射之。短牆睥睨也。或是羊馬城。

二十六年

【經】衛侯衍復歸於衛。杜預謂名與不名無義例，非也。如此則春秋之義又安賴？蓋其出也淹恤，在外十餘年而不蒙憐思，其入也，啗人以利，使橫屍而已，享其位，始終不足取，則亦名之而已矣。張洽曰：名衍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義。

【傳】領之而已。說文引傳作領，此俗師所改。一切經音義廣雅：領，搖也。謂搖其頭也。今江南謂領納搖頭爲領，繆亦謂笑人爲領。酌，列子湯問篇：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釋文：領，猶搖頭也。素問至真要大論注：領，頤車前牙之下也。非此義。潘錫爵按：說文：領，顙也。從頁金聲。五感切。領，面黃也。從頁含聲。胡感切。二字音同而義各別。

鄭先宋不失所也。按趙武以逼公而不書名其下，則不嫌於逼公而向戌以不及期，自不書名，鄭旣不

嫌於逼公。又不失所。故經獨書鄭良霄。劉敞云。此傳皆不足信。莫曉其不信之由。

賦轡之柔矣。見周書太子晉解。

美而很。莊子漁父釋文云。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水經注。沔水篇。有很子。惠云。惡面婉。內惡而外

婉也。美而很。內美而外很也。

夫不惡女乎。夫讀如曲禮若夫之夫。釋文。音扶非。

聒而與之語。莊子天下篇。強聒而不舍。楚詞疾世注。多聲亂耳爲聒。字林。聒。喧語也。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廣韻。步馬習馬。孫愐按。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字不從馬。按周禮廋人職。教

馳攻駒。注。教馳。始乘習之也。今俗謂之溜馬。亦曰壓馬。

班荆相與食。周語注。班。分也。言披分荆棘卽坐。晏子諫篇。塞草而坐之。杜預注云。朋友世親。按潛夫論

交際篇。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疏。朋友世親。

如杞梓皮革。陸機疏。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其北淇水

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趙岐孟子注。杞柳。柎柳也。

加膳則飫賜。此飫字當爲餽。陳氏毛詩稽古編曰。餽飽也。乙席切。左傳。飫賜。杜解。飫爲饜。唐韻亦云。飫

飽也。後儒相承。竟以飫代餽。而飫則亡其義。餽則并亡其字矣。韓欽按。集韻九御。韻依據切。說文。燕食也。又

餽。說文。飽也。民祭祀曰厭餽。唐韻雖失之。集韻仍自分明。陳氏未考也。

欒范易行以誘之。賈鄭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按鄭說是也。以中軍羸兵誘之。而萃精卒於上下軍。故傳曰。中行二卻。必克二穆也。

以比叔向。陸粲曰。令其祿秩比叔向。叔向上大夫。蓋以上大夫處伍舉。

王使請事。聘禮及竟。君使士請事。注。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蓋主國雖知其爲聘來。猶不敢必賓事之有無。或有他故來也。故聘享成禮後。經又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是也。擯者猶必復請。故經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然則主國之請事有^{二十}二。一是士請事於境。一是擯請事於廟門之次也。此傳王使請事。則已行聘訖。擯者請事於次也。

七年【經】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口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

【傳】叔孫與慶封食。聘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服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稅服服之輕者。然所謂追服。不知施於何人。杜以稅爲總或是也。喪服。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之。檀弓。請總衰而環經。則總衰服之至輕者。同於弔服。故鄭注云。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經弔服之經。又注喪服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縷。今南陽有鄧總。然杜預言喪子鮮者。非也。子鮮見存。安可預服。當是感子鮮之去。痛甯子之亡。爲總衰。

之弔服。於情未慊。故特用總衰非常之服。以報橫死之枉。以志畢生之痛。亦人心所宜有也。

惟卿備百邑。坊記疏。熊安生曰。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論語皇侃義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按此傳祇論邑。不論乘。杜預以一乘爲邑。欲配百乘之數。非也。從祖果堂先生。周官祿田考云。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如公之國也。何以知之。曰。典命稱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如公國。其祿則亦皆如公之國也。衛免餘云。惟卿備百邑。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是百邑。卽方二十里之縣也。若計其地。則三分去一。田止六十四邑。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加田者。俱卿所食也。加田者。見司勳。謂田也。加于實地也。四十里者。極于五十里。二十里者。極于二十五里。皆八分采地之邊數。以其一爲旁加之數也。易訟卦。邑三百戶。鄭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見坊記疏。小當作大。成去三之一。卽甸也。以藩爲軍。韋昭注。藩籬落也。不設壘壁。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漢書鼂錯傳注。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若今時竹虎落也。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此與上當作一意讀之。言不信者必不捷。彼食言者不自以爲病。然終於不捷。豈能爲患。杜解不了。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顧炎武曰。守字句絕。按因宋地以守。上曰。左還入于宋者也。病則人人能致死於楚。上云。單斃其死者也。斃當作弊。周禮獸人弊田注。弊。仆也。仆而田止。又大司馬注。弊。止也。是仆與止。其義互足也。

言違命也。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按宋。衛於魯。素爲敵偶。宋。衛不聞請降于小國。而魯欲自比于邾。滕。此必不能得之於晉。楚。徒辱命而見誚強鄰。故叔孫權事之宜。尊國之體。此其奉使有功無罪。然非獨穆子也。其事他人固有行之者矣。仲孫湫請王子帶于周。事畢不言。枝如子躬致饗。櫟於鄭。事畢弗致。其君不以爲違。故大夫出疆。有專對之義。不必盡依使指。然春秋猶去其族者。嚴君臣之敬。惡夫不肯者。假此以自專。故爲之防也。杜預穿窬小見。旣以爲季氏之命定。魯君從來不得發一言。又謂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然則宜順者。順季氏。顯命者。顯強臣耳。豹所以貶者。實公命而違之故也。

晉有信也。趙汭補注曰。周制以班爵爲序。歃血則先同姓。說見定四年。是盟與會。次序本異。今屈建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晉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則當時人情可見。況宋之盟諸侯。雖曰兩屬。終未嘗以事晉者事楚。楚雖駕晉先歃。魯史豈遽以楚先晉乎。杜云。孔子追正。

之非傳意也。

楚爲晉細，不亦可乎？小國執牛耳，今推楚主之，比楚小國，故云。楚爲晉細，後漢末，陳留太守張邈等起義兵，討董卓，臧洪以郡功曹登壇歃血而盟，刺史劉岱等雍容受辭，亦其事也。

請免死之邑。向戌矜弭兵之功于君，以爲若此可以免於死矣。若後世封功臣，有鐵券，身免三死，子孫免一死也。呂祖謙曰：左氏于前書弭兵爲名，既有以誅其心，于後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指其實，真良史也。

削而投之。已書於策，削而去之也。後漢書方術傳：風吹削哺，注云：哺當作柈，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書證篇：此是削札牘之柈，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按考工記：築氏爲削，注：削，今之書刀也。以改簡札所用，故曰書刀。魏志：韓馥以書刀自殺，是也。

生成及孺而寡。墨子辭遇篇：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詩疏引爾雅：無夫無婦，並謂之寡。按小爾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癸，寡婦曰嫠。

崔宗邑也。唐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邑，食采於崔，遂爲崔氏。則崔爲宗邑久矣。

二十八年【經】春無冰。杜預云：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按晉書禮志：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于前月也。按

此議禮之家所據。則古左氏義。無一年置兩閏之說也。緣魯知失閏之故。故於二十七年置一閏。二十八年置一閏。閏月之事。附正于前月。春秋之例也。杜預長曆。臆造不足信。顧棟高但見彼曆。二十九年有閏八月。遂信此年十二月無乙未日。拘矣。

【傳】蛇乘龍。魏書張淵觀象賦注。歲星次天津。於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龜蛇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蛇乘龍。龍位壽星。宋鄭之分。廷勞於東門之外。按廷卽往之古文。說文彳部。徑之也。又選古文從彳。則往作廷。古今字。猶征之爲經耳。說文又於是部出廷字。云往也。則與彳部之廷重複。其引春秋傳曰。子無我廷。又誤以誑爲廷。言部。譌欺也。集韻。隸省或作託廷。然則廷勞之廷。與欺廷之廷。不可辨矣。誑之爲廷。實緣說文之誤引也。左氏傳。是古文。故往猶作廷。

以逞其願。文選西京賦。薛綜注。逞。極也。字林。盡也。說文。楚謂疾行爲逞。而棄其本。惠云。本指初爻。復卦以初爻爲本。

周楚惡之。觀象賦注。虛宿對午。午爲張翼。周楚之分也。

舍不爲壇。司儀職。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于國外。以命事。覲禮云。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諸侯朝天子有壇。其諸侯自相朝。以此傳證之。本亦有壇。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以尙書顧命證之。則天子諸侯。出入

皆有兵衛。其居則爲武帳。

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關五兵於帳中也。

漢令侍郎執戟。

東方朔傳。朔辟戟而前。揚雄傳。位不過執戟。

唐左右

千牛衛佩大橫刀在御座側。

謝綽宋拾遺錄。千牛刀。卽人主防身之刀也。

明錦衣衛佩繡春刀皆其職也。然慶舍之所爲則上僭

諸侯與楚圍二執戈者在前等也。

公膳日雙雞。

齊召南曰。卿大夫在朝之公膳猶六朝客食。唐代堂餐也。昭四年傳疏。在官治事官皆給

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又引此傳以證之。是也。按唐諸司有餐錢則就其治事之處爲食料。

唐會要。武德

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提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五萬錢以下。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文。元和九年

戶部奏諸司食之本錢。秘書省等三十二司牒。隱管食利本錢。五萬三千九百五十二貫。九百五十五文。加秘書省

則三千三百八十四貫餘。其他豐給不等。多者五六千貫。少者右司禦府。僅一百貫文。宰相會食於中書省。謂之堂餐。其常日朝參。又有賜食。謂之鄉

餐。五代會要。唐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廳餐。六典光祿注。左右廂南衙文武執事。五品以上。老員外郎。供饌

加冷淘粉粥。寒食加餠粥。五月七日。三月三日。加煎餅。正月十五日晦日。加一羊。冬月則加造湯餅。及黍臠。夏月

加粽饅。七月七日。加餠餅。九月九日。加糕。十月一日。加黍臠。並於食之外而加焉。

慶舍之士。喪服。卿大夫家臣有室老。有士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

慶巢爲上獻。特性禮。所謂賓長也。主人醑尸爲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以後經文。謂賓爲三獻。注云。謂

賓三獻者。以事命之。有司徹。上賓洗爵以升。注。上賓賓長也。上獻卽上賓。賓在屬吏中。選以爲賓。故宿

賓注云。賓在有司中禮。連疏。崔氏靈恩云。侯伯子男。于禘皆用二齊醴盞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盞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盞齊。諸臣爲賓酌盞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其行之法。朝踐君致祭。則夫人薦盞爲獻。

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盎齊。以饋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賓獻皆洒加爵。如禘祫之禮。然則天子諸侯。雖有裸鬯。朝踐饋食之獻於前。而饋尸三爵。卽是特牲少牢之節。諸臣爲賓。皆次當三獻也。此時慶氏專政。故公爲初獻。慶舍代夫人爲亞獻。自然選其族屬爲三獻也。慶氏之馬善驚。河渠書。岸善崩。詩載馳。女子善懷。箋。善猶多也。荀子解蔽。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楊倞注。善猶喜也。

慶封汜祭。汜祭。太祝之周祭。曲禮之徧祭也。賓就席。當先祭脯醢。絕肺。而後醕之。序徧祭之。慶封不知禮。故汜祭。醢醢殺之類。若謂遠散所祭。則是拋擲戲弄。慶封狂愚。必不至是。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若獲罪而亡於外。雖一邑非吾能主也。猶史記鄧通之竟不得名一錢。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棺卽崔杼之棺。蓋剖其棺而暴屍。杜預謂莊公之棺。夫莊公但遷殯而已。豈當復出其棺乎。

榮成伯。國語韋昭注。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名樂。

二十九年

【經】吳子使札來聘。賈服。以爲夷末新卽位。使來通聘。按傳云。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餘祭之嗣。在

襄二十五年。不應至此。始云通嗣君。則謂夷末者是。疏以季札在喪。何得觀樂爲難。公違傳文。又曲徇杜預說。詳後。

【傳】釋不朝正于廟也。劉敞曲說。謂書公在楚。以存公也。公之在楚。殆乎不得反矣。國非其國也。齊召

南附和之云。書襄公在楚。卽昭公在乾侯之漸也。順竊傳事。以移簡端。逆探其意。以誣聖經。指鹿爲馬。此趙高之害也。張照曰。左氏但以闕朝正之禮言之。錄實也。時謂闕朝正之禮。則記之。非左氏云然也。若劉敞之論。則由後而知前。由今而論古也。左氏傳止記當日事。不得闌入已語。如劉敞云云也。按此爲善讀左傳者。

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鄭檀弓注。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淮南注。言殯死于桃梧。注。梧大杖。以桃

木爲之。以擊殺殯。由是以來。鬼畏桃也。按續禮儀志。仲夏以桃印。宋志作桃印云。本漢所以輔卯金。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施

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尙爲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菱。言氣交也。般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

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然此桃茢。卽桃梗與葦菱也。桃爲梧。所謂桃茢是也。韓詩外傳。齊桓公

出遊。遇一丈夫。帶著桃茢。續輿服志。佩雙印。刻文有云。化茲靈茢。旣正旣直。旣觚旣方。卽謂桃茢也。檀弓

注又云。君聞大夫之喪。未襲。以巫祝。桃茢已襲。則止巫。去桃茢。疏云。知襲後無桃茢者。按喪大記。大歛。惟

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下云。荆人使公親櫬。謂加衣于殯。公以楚人無禮於己。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

君臨臣喪之法。以巫祝桃茢也。

爾書追而予之。韋昭曰。此下爾書之詞。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爾。爾書。壘封書也。按司市注。爾節印章。如

今斗檢封矣。蓋覆書如覆斗。而印其上。今夾板文書也。韓非子外儲。左下西門豹爲鄴令。期年上計。君收

其璽。是大夫之印。亦稱爾也。

祇見疏也。惠云：疏當作說，高誘曰：見說讀若誣妄之誣，是也。按呂覽知接篇：無由接而言見說，說字，字書俱不載，當爲說，說文：說，夢言也。龍龜手鑑：說，譌，狂言也。

致其邑於季氏。此季氏家臣所食之邑。傳云：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則季氏之臣得邑當大於施氏宰。

矣。果堂先生祿田考云：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論語：稱公叔文子之臣爲大夫，檀弓：稱

陳子車之宰爲家大夫。明侯國之卿，其家臣有大夫，而大夫卽其宰也。潘汝祖云：陽貨爲季氏宰，而

各分加田而食也。晉語曰：官宰食加乃統言。凡益邑者，家臣之所食，則采地亦

之卿亦食甸矣。王之孤卿之大夫食邱，則上公侯伯之卿之大夫亦食邱矣。王之大夫之上士食邑，則上

公侯伯之大夫之上士，子男卿之上士亦食邑矣。欽按家宰所食之邑，處其位則以爲祿，謝其事則還其

邑，止於身而不傳世。此公治之所以致邑于季氏也。杜預不曉家臣食邑之制，故此注不了。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周宗，言周室也。詩：正月，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不得謂周宗爲諸姬也。此譏晉之不

弔周喪而爲杞築城。旣言周室之不恤，亦何有于諸姬？故復言其棄諸姬，亦可知也。杜解謬。

展莊叔執幣。聘禮注：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則執幣

是宰夫之事，以宰夫爲主人，故宰夫受幣，其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廟也。

射者三耦。此因饗而射。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注云：君與賓爲耦，大射禮，司射西面誓之曰：公

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三

耦卒射。司射請射于公。公許命賓御于公。

御猶侍也。

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后告。司射於

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卒。遂比衆耦。詳禮文。則三耦射最在先。其次公與賓。其次卿大夫繼射。然此傳三耦不足者。若是卿大夫。則須繼賓而射。或有不能射之倫。又有執事之大夫與士。若司馬司射宰夫。負獲釋算之等。三耦最先射。又須閑於弓矢。魯已三分公室爲三軍。故官屬皆在三家。而公臣不足。不足只是三耦。非以後全無衆耦繼射之人也。其王與諸侯射。則六耦。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是也。其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獸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王與諸侯賓射。則張五采之侯也。不尙取之。服云。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劉炫曰。夫人慍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尙此事。所譏太輕淺。非是慍之意。昭八年。穿封戌曰。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說未必非也。按盤庚云。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古人敬事鬼神。皆以鬼神懼之。服說是。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按夫人於先君。有同穴之義。請觀於周樂。服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按樂官肄業。而季札觀之。非以樂賓。適應遞奏。季札故循弦辨風。以通廣博易良之教。何嫌於喪不廢樂也。若是餘祭所使。則在聘國聞喪。當卻食饗。惟受芻稍。魯吳接壤。聲息非遙。季札豈得不知。而復有閒情觀樂也。自是新君所使。將命已畢。旣受饗餼。則請遊觀。觀樂之事。正是此時。執禮正文。破杜曲說。誰曰不然。

是其先亡乎。紀年。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險而易行。惠云。險。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云。動乎險中。又云。儉德辟難。韓按虞翻云。儉或作險。皆讀爲險。險而易行。卽易之易以知險也。杜預讀爲儉。直是不識字。

其周德之衰乎。服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按變小雅。譏尹氏皇父者。實有此旨。而杜預謂殷王餘俗。則鹿鳴天保之詩。無從推測。服說是也。

處而不底。底。滯也。淮南原道訓。謂其底滯而不發。後漢書馬融傳注。底伏。猶滯伏也。

見舞象箛南箛者。服云。象文王之樂。墨子三辨篇。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作樂命曰象。呂氏春秋古樂篇。周公爲三象。則又成王之樂。按禮記下管象注云。周武王伐紂之樂也。詩序謂維清象舞。箋云。武王制焉。疏云。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俱是爲象。然雖文王之樂。亦是武王時也。箛。說文從竹。削聲。虞舜樂曰箛韶。下韶箛旣爲箛。則此亦箛也。舉箛以統象樂。舉箛以該萬舞。韓邦奇志樂云。箛堂上堂下皆設。衆樂之祖也。故別言之。今太常之所謂單箛。卽古之箛也。惠云。以雅以南。以箛不僭。故曰南箛。康成謂雅與南皆舞名。以此。

見舞韶濩者。墨子三辨篇。湯自作樂。命曰濩。又循九韶。

見舞大夏者。呂覽古樂篇。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命皋陶作爲夏箛九成。以昭其功。見舞韶箛者。志樂云。樂器惟韶箛。乃十二律之本形。舜所製者。長短並列。有如鳳翼。故曰鳳箛。每一管。

具七聲。十二管則八十四聲。六十調已備。十二清聲。口十二中聲之內。十二人各執一管。以長短爲序。並立各奏一均。如黃鐘至蕤賓并歸宮。八聲一均。自備于黃鐘之管。餘律皆然。書稱下管鼗鼓。詩稱嘒嘒管聲。古今言樂。皆稱登歌下管。夫竹音莫重於簫。乃獨言管而不及簫者。則管蓋竹音之總稱。後儒乃別立管十二。或未深考也。周禮吹簫。簫篴簫管。管字總承上四者言也。

辯而不德。服云。辯若鬬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按辯與變通。以臣逐君。非正也。旣爲變亂。而又不德。則其戮必重。易坤卦由辯之不早辯。音義。苟作變。禮運注。變當爲辯。是辯變互易也。奪伯有魄。大戴禮少閒篇。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

三十年。【經】會于澶淵。宋災。故經書此者。以諸侯無有恤宋之災。故直言其事。

【傳】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趙汭補注。劉待制云。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熊朋來曰。魯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曰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甲子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月二月。戊午正月大。該三十日。有二月二十三日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以魯文公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爲夏正月。若以周正月。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則以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

謹謹。說文引作談。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張照曰。其時之君子。譏其女而不婦。左氏記其語。俾後世知其時之人。視節義輕。而妄譏論如此也。按此雖當時之言。要自有理。以六十餘年之母。守一介之節。忍以不誓之身。委爲灰燼。傷孝子仁人之心。非聖賢之所許也。

自朝布路而罷。緣路散歸。或有未入公門者。

誰知所敵。大司馬職。弊止也。

取我衣冠而褚之。陸粲曰。褚。衣之囊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按呂覽樂成。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周禮廩人注。儲藏。釋文云。本作貯。或作褚。一切經音義。引傳亦作貯。

三十一年。【傳】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詩抑。釋文引埤蒼。諄告曉之熟。莊子肱箴注。諄諄。以已誨人也。集韻。

諄或作諄。按今老人口語。重頓煩絮。正如此。

衰衽如故衰。方言。縷謂之衽。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按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

五寸。注。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疏云。據上下

闊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人有麤細不定。謂腰圍若無要。則衣與裳之交際露見表。衣有要則不露

見。故云掩裳上際也。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兩廂下際也。楊復儀禮圖。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腰而止。無

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從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于腰。以掩裳上際。而後綴兩衽於其旁也。注又

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按鄭玉藻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疏皇氏云。凡衽非一之辭。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是衰與深衣裳際通有衽。而形制各殊也。燕尾者。以一幅布。自角斜裁。則一頭廣一頭狹。若深衣。齊用狹者向上。以廣者施下。若衰衽齊。以廣者向上。狹者垂下。其形如燕尾然。

高其閤闔。廣雅。閤。里也。說文。汝南平輿里門曰閤。

如今之巷門。

釋宮。衙門謂之閤。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閤。郭

引此傳云。閤。長杙。卽門橛也。說文。所以止扉謂之閤。按釋文作閤云。本或作閤。邵晉涵云。此申釋上文。大者謂之閤。長者謂之閤義。陸本誤作謂之閤。諸本俱沿其誤。按杜解閤爲門。則本爲閤。與郭氏所見本自殊。

繕完葺牆。

李涪刊誤云。當作繕宇葺牆。

未知見時。詩有客疏。引豐卦初九。遇其妃主。雖旬无咎。鄭注云。初修禮上朝。九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

留十日不爲咎。正以旬日者。朝聘之禮。止于此。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

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爲限。

史記范雎傳。秦昭王伴爲好書。遠平原君曰。君幸過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此猶是古語。

按有客

詩。致其殷勤。欲留之者。止云信宿。聘禮賓不欲奄卒。主人不敢稽賓。古法如此。今大國之於小國。虐之若此。亦可傷已。

甸設庭燎。大射禮。甸人執大燭於庭。

巾車脂轄。吳子治兵篇。車膏鑕有餘。則車輕。玉篇。鑕。車軸。鐵詩。釋文。輶車軸頭鐵也。轄。輿鑕。一。而一物。今俗猶云膏車。

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趙匡、陸淳並云。之字誤爲以字。然不敢輒改。唐人猶有闕疑之善。勝于宋人也。言罪之在也。杜預云。罪在鉏也。按臣子弑其君父而專罪死者。何以垂戒。傳言罪之在者。以衆人共爲惡。故不言展輿。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王肅曰。又不如存之以爲藥石也。按新序無此。不如二字。於文理亦便。夫亦愈知治矣。說苑政理篇。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益明。

不使人學製焉。齊策王斗云。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趙策魏牟云。王能重王之國。若尺帛。必待工人以爲冠。則王之國大治矣。

紂囚文王七年。紀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

